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雍也，仲弓字雍。}。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哀公問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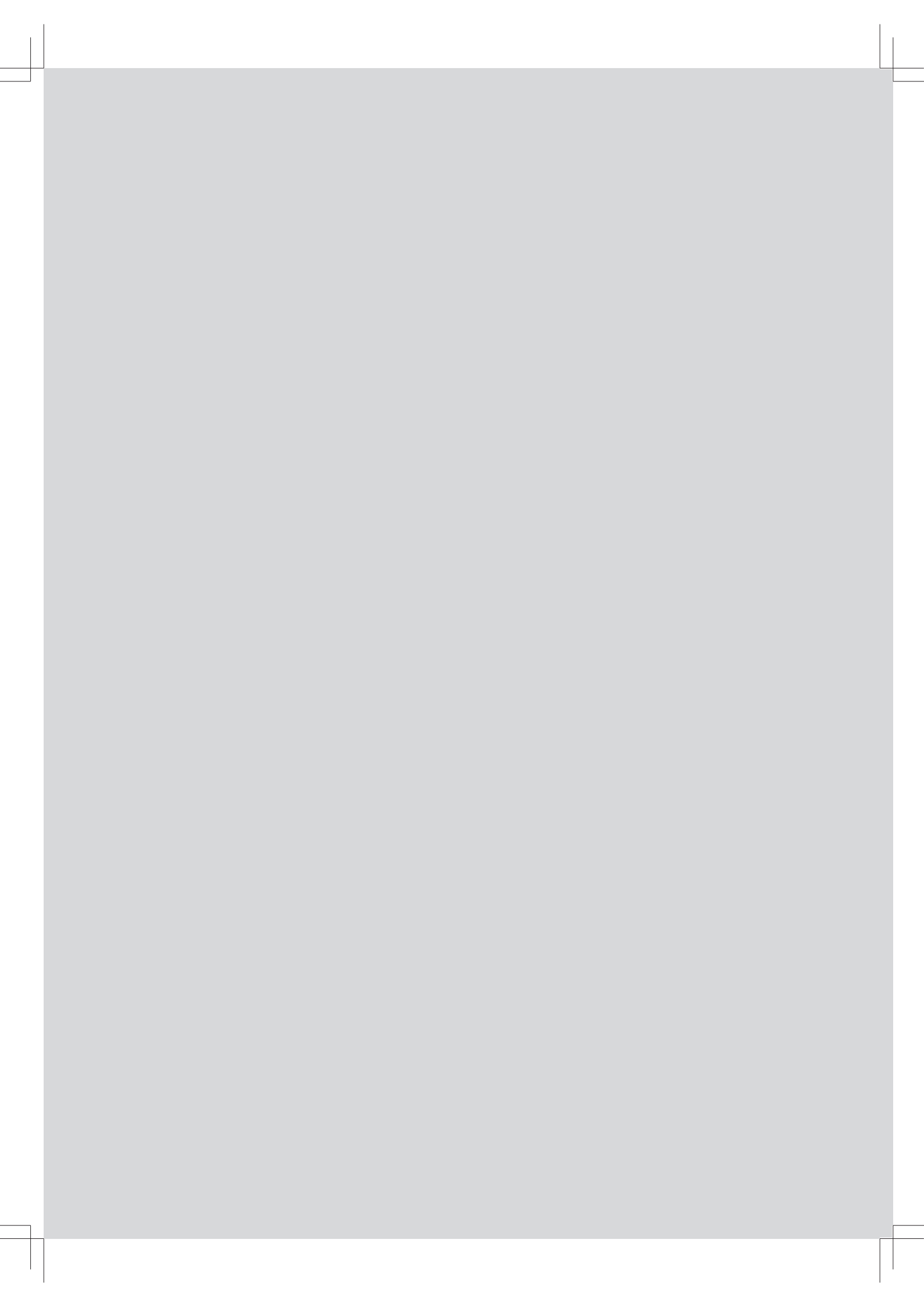
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請益，^{子謂仲弓曰：犁牛}

之子，^{犁牛，雖欲用，以其不純也。}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

論語講要講記

雪明講習堂 印行



雍也第六

目錄

-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一
-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五
-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一一
-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一七
-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二三
-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二七
-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三
-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三九
-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四三
-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四七

目錄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五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	五七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六三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六七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七一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七五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八一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八五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九一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九七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九九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一〇三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一一一	一一一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一一七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一二一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一二五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一三一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一三七	一三七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一四一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一四九

論語講要講記 雍也第六

徐醒民先生 主講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現在請看二百一十五頁，另外的一篇了，〈雍也〉篇。這一篇開頭這一句話，「雍」是冉雍，姓冉名雍，就是孔夫子的弟子。「南面」，古時候天子叫作南面王，因為天子的宮殿坐北朝南，他的宮殿是房屋靠北邊，面向南方。面向南方怎麼呢，按照八卦的方位來講，南方是離卦，離是代表光明的意思，所以天子坐北朝南，表示他治理天下，一切都是向著光明，把天下包括人的心、一切事物，都是治理得那樣光明，就是南面而治。

所以在《周易》〈說卦傳〉裏面講，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說卦傳〉就是講的這個意思。那麼雍也，冉雍，當然孔夫子不是那樣講法，所以南面有廣泛的講，有引申的意思。引申開來，凡是從事政治的話，都叫作南面。凡是從事政治治理國家的時候，就是在這個國家之內，當一個公務員，也都是辦政治。所以孔子

在這裏講，雍也，冉雍，可使南面，可以派他去辦政治，也就是從政。孔子既然這樣說，當然冉雍他有辦政治的才能，也有辦政治的道德。沒有辦政治道德的話，孔子不會這麼說的。就是賢能，賢是他的品德好，能是他有辦事的能力。孔夫子的辦政治，就是要賢能的人出來。有品德而沒有能力，那當然不行；有能力而沒品德，更不行，所以品德很重要。有品德的人他去辦政治，他才能夠實行仁政。沒有品德，他雖然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是結果呢，都是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把民眾的錢財搜刮到自己，自己來享受，這個是他有能力。雖有能力，但是品德不行，這在孔夫子講政治學裏面，這個人不能用。

從事政治條件要具備，一是品德，一是能力。就跟教書一樣，教書啊，一是經師，一是人師。經師呢，在古時候，比如說你講那一部經，詩、書、易、禮、春秋，教那一部經你把那一部經講好，字講得不錯，意思講得不錯，這是經師。除了這個以外，你是人師，你更要以身作則，講經的時候，自己就要按照經所講的，自己脩持的工夫，就要配合能夠行，這才是人師。就以今日之下來說吧，學校裏面，不論

那一級的學校，擔任老師的人，你教的是科學也好，教的是哲學也好，你把你那一門的學問，講得清清楚楚的，這就是經師了。那麼人師呢，你講的雖然是科學，甚至講的自然科學，你人在五倫道統方面，自己能作到，就是印光祖師講敦倫盡分，你講的是自然科學，講得清楚，學生也受利益，但是最重要的自己在家裏、在社會都要能夠敦倫盡分。在家裏是個孝子，對兄長是講究弟道，在外面對朋友講究信用，對自己的學生，當作是自己兒女一樣看待，以這樣來慈愛他們，講究仁慈，你這就是人師。你這樣教學生，不只把科學講好了，教育的根本就是教人家從五倫道德方面脩養，一直脩養到成為賢人聖人，你這個人師每天在教，每天都有功德。用在教育方面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事業，都是如此。

所以開頭這樣講，可使南面，用在政治上要講賢能，各行各業都是一體萬用，從孔夫子這一句話裏面，我們自己研究研究，我現在作什麼事情，我就對我所作的事情盡分。我想想孔子講的這一句話，冉雍可以從事政治，我現在沒有從事政治，我在作生意，我作生意，我這個產品製造出來的時候，我首先想到這個消費的人，

他使用我這個產品，有什麼好處。我這產品作得不好，消費者要受什麼樣的傷害，這樣考慮的話，你就是一個賢能的人，你也就是跟佛家所講，你行菩薩道。果然這麼作，你這個生意一天一天會作得好。很多方面都可以這樣，按照各人從事那個行業，都可以這麼作，這樣學習。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現在請看二一六頁。子桑伯子究竟指的是那一種人，很難考。根據唐朝陸德明著作的《經典釋文》裏面，引用鄭康成的注解說，子桑是秦國的一個大夫，這是一種說法。《論語》《皇侃疏》又引用了虞喜《說苑》這一本書裏所講的，子桑伯子就是孔夫子所見的那個伯子。究竟是那個對的，也很難考了。現在講這個經文，我們就照後一種的講法，就是孔夫子見過的這個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是什麼樣的人呢，在孔夫子那個時候，跟孔夫子學術思想不同的。他所學習的那種學術，不守禮教。孔子有一次去看子桑伯子，如果像一般人的禮貌講，孔夫子來看我應該要衣冠整齊，跑到門外來歡迎他。他不是，他看見孔夫子來，他是自己坐在那一動也不動。古人見著客人，或者出門，一定要衣冠整齊。子桑伯子看到孔子來，衣服也不整，帽子也不戴。古時候不戴帽子見人的話，那是很失禮。孔子見了他，見過子桑伯子以後，跟孔夫子一起去的弟子，就問孔子說，夫子你怎

麼來看這種人呢，毫不講禮的這種人，你來看他幹什麼。孔夫子說，我知道這種人，我是來想把他誘導，讓他好好學一學，學學這個禮貌。孔子離開之後，子桑伯子也有學生，子桑伯子的學生就問子桑伯子，老師你怎麼也接見孔夫子這種人，子桑伯子就跟他學生講，我看孔夫子太過分講禮了，我見見他，我想慢慢誘導他不要講那些了，各有堅持的，所以子桑伯子是這一種人。

因此在這裏，仲弓就問孔夫子，子桑伯子這個人如何。「子曰：可也」，可也意思就是說，子桑伯子這個人雖然不拘禮貌的細節，他作人還不算很壞，這是可也。再說一個簡。簡是什麼呢，簡就是不拘小節的意思，粗枝大葉的這個人。「仲弓曰」，仲弓就說了，「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先講正面的，如果說一個要從事政治的人，居敬，居就是平居，自己無論在家裏，無論在什麼時候，自己要講恭敬。所謂恭敬，就是自己脩身，修身就是待人接物要講究合乎禮儀，禮貌固然要講，禮的本質對人恭敬，更要講求的。對於自己，就是在家裏，家裏的事情，日常穿衣吃飯都要敬。吃飯有定時候的，穿衣的時候也有一定的規矩，這都是敬。待客

人，或自己去拜訪人家，都要講敬，這叫居敬，居敬就是自己脩身。而行簡，無論辦事情或是待人，要得一個簡字，你辦事情把握這個事情要領，要領把握住了，其餘小的細節，不必那麼樣吹毛求疵，這就是簡，簡要，這就很好。能夠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能夠這樣來臨民的話，那就是辦政治。自己有這樣敬的脩養，實行政治的時候，一個政策制定下來，推行出去，不要讓人家感覺得很麻煩，只要得其要領就可以，就是以臨其民。不亦可乎，不亦可乎這就可以了。不亦可乎意思是跟前面不亦樂乎，一樣的意思，不亦可乎就是可乎，就是可以。前面是講一般辦政治的人應該如此，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下面就是專門指的子桑伯子，子桑伯子這個人「居簡而行簡」。居簡跟上面居敬兩個字對照一下，居敬，是自己要講究禮，禮的形式、禮的本質都要講。而這個子桑伯子呢，居簡，他禮的本質有沒有，不知道；但是他禮的形式就不講求了，孔子見他的時候，他的衣冠不整，坐在那裏動也不動，那就是居簡。你待客人太簡慢了、太傲慢了，表現他自己不受禮節。而行簡，居又簡，居是自己平居是這麼簡，

待人作事情一切都這樣簡。這個簡當中就包含一種傲慢在內，簡慢，傲慢待人。而行簡，行就是行為，作事情也是簡。作事行簡跟前面的行簡對照看，沒有什麼分別，作事情能夠把握要領就可以了。問題就出在居簡，居敬而行簡可以，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無乃，無當不字講，乃就是指那種事情，居然是那樣的。無乃就是說那不就是太簡了嗎，簡了過分了。「子曰：雍之言然。」孔子就是讚許仲弓所講的，仲弓所指的子桑伯子，就是居簡而行簡，仲弓說得很不錯的。然，然就是說對了。

從這一章經裏面講，學的是什麼呢，學的就是仲弓前一段所講的，居敬而行簡，這就是中庸之道。居簡而行簡，就是太偏了，太過了。研究學問，在世間辦任何事情，自己講究脩養，都要講中庸之道，不能過分，沒有作到那種程度，當然也不行；過分了也不行。所以我們求學，各位在學校裏教學生，都要指導學生學這個中庸之道，不能偏激，偏激都會壞事情，對人家都有害的。所以中國文化有孔夫子說出來，就是這麼好。真能按照孔夫子講的這個話，我們隨時都能守住這個中道，世間的事

情，你作的必然能夠作得成功，沒有任何障礙。由世間的這些事情，一直貫通到出世間的這個道上面去，它是一貫的，就是孔夫子在《周易》〈繫辭傳〉講，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夫子就教我們從形而下的、從世間的待人接物這一方面，從五倫方面，敦厚人倫，盡其在我。盡其在我一直作到很自然的那種程度，就貫通到出世法，就是形而上，就是道，到了道的那個境界了。形而下，為什麼是器呢，就人與人之間來往講，禮尚往來，禮尚往來都是有形，有痕跡的。你以禮來，我以禮往，有來有往，都有痕跡，這都是相對的。開始必須這麼作，作到最後不必講禮尚往來了，對方雖沒有來，我還是要往，不著痕跡，那就是形而上，超越了有形之上的。這個超越並不是說，我現在就不講禮了，我現在待人接物什麼都不講，就像那樣子桑伯子這樣的，那可不行。禮尚往來這個相對的都還作不到，還要講絕對的，超越這個有形的，超越痕跡，那就落了空了。一般學佛的人學不好，問題就出在這裏。他把人世間講的作人之道，這個世間法落空了，只學超越世間的那個出世法，只講出世法，這個世間法沒有基礎，人道的仁義禮智信，五倫的孝弟之道不講，那就落了空了。所以從有痕跡到無痕跡的道，這是一貫的，講中道就是從世間

相對的，然後進展到出世間的絕對。我們學中國文化，特別的就是注重這一點。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現在請看二百一十八頁，先把經文這個文字看一遍。哀公是魯哀公，他問孔子，你的弟子之中，孰為好學，孰是當誰，誰是好學的人。孔子對曰，因為魯哀公是國君，孔子不能講答曰，是講對曰，孔子對魯哀公說，有顏回者，在我的弟子之中，有一個顏回這個人，他好學。他怎麼好學呢，不遷怒，不貳過，然而不幸短命死矣，他活得沒有長久，已經死了。今也則亡，這個亡讀無字，現在沒有好學的人了，所以未聞好學者也，沒有聽說我那一個學生他是好學者。

好學很重要，前面孔子自己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但是呢，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自己說自己是好學。現在魯哀公問孔子的弟子誰好學，孔子學生好多啊，普通的學生有三千人，有成就、成為賢人的，有七十二位。七十二位賢人之中，分成四科的話，四科十哲，有十大哲人，德行，顏淵、閔子騫，第一位是顏淵、顏回，其餘那個閔子騫也是了不起的人，是個大孝子；在言語方面宰我、子貢；政

事，冉有、季路；最後是文學子游、子夏，這些是孔門之中的四科弟子，其中有十位哲人。

孔子在這裏，其他不講，只舉出顏回，顏回者好學。這就重要了，這個顏回好學，特別在那一點呢，「不遷怒，不貳過。」不遷怒，不貳過，就舉遷怒來講，宋儒朱子他這個遷當作遷移講，從這裏遷移到那裏，他解釋顏回有怒的時候，發怒的時候，對這個人發怒，不會對另外一個人發怒，不會遷移到另外一個人身上。普通人都有這個毛病，他正在發脾氣的時候，本來他是不對你發脾氣的，你來跟他一說話，他馬上就遷怒到你身上來了。普通人都有這個毛病，而顏回沒有，他不遷怒的。但是這樣講不遷怒，普通人稍微有脩養的人，都可以辦得到，拿這個來解釋顏回的不遷怒，這個是不夠的。

那怎麼說呢，各位看《講要》二百一十八頁的倒數第二行，不遷怒，按照何晏的注解，遷是移也，這個跟朱子講的移也是一樣的，當遷移講。另外又照《說文解字》講，遷是登也，登是什麼，比如登山，從山腳下往山上去登。就這兩個字解釋，

兩個意義解釋的話，一當移字講，一當登字講。移呢有移易，移就是易，那就是改變的意思，有延長的意思，從這一點延長到另外的一處去，就是延長的意思。登有升高的意思。先把遷這個字，它有延長的意思，有升高的意思。就這兩個意思來解釋怒，顏回一發怒的時候，這個延長，這個怒氣不是對人的，這個怒氣發出來之後，不再繼續了，就是不延長了。不升就是說，有一些人怒氣發出來愈怒愈大，怒氣愈發愈盛，就等於愈到後來愈高，怒到後來就是自己也控制不住了，不能制止了，顏回不遷怒就是他這個怒一發出來，自己就不讓它再延續下去，不讓這個怒氣再繼續升高，專門指的自己怒這個念頭、這個怒氣來講的，不必說發出怒的話，遷移到別人的身上，對這個人怒，不遷怒到另外一個人身上，顏回的境界，不遷怒比那個境界要高。這就是《中庸》裏面所講的，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一發的時候，自己馬上控制住，把它限制在一定的節制之內，這就是不遷怒。

怒是什麼呢，怒是一種煩惱，大家學唯識就知道，這個怒是從瞋恨心起來的，不遷怒是能夠使煩惱不起來。不貳過，好懂了，孔夫子也讚歎過他，就是說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這是在《易經》裏面，孔子這麼樣讚歎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完全在行為上面，他能夠作到這樣，所以他能夠成為好學者。好學是這個講法。

這一章裏面，孔子講的顏回在孔門弟子之中，他是好學，孔門的弟子三千弟子、七十二位賢人，三千弟子不必說，七十二位賢人都應該算是好學。但是孔子答復魯哀公問的，誰為好學呢，他單獨只指的顏回，所以這個好學我們要研究了。根據孔子講的，下面兩句不遷怒、不貳過這就是好學。不遷怒，我講過了，他這個喜怒哀樂一發的時候，馬上自己就知道，知道之後，就把它壓伏下去，這叫不遷怒。這跟宋儒講的不一樣，宋儒講的話，顏回對於這個人發脾氣、怒了，不會遷移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這個講法太淺了，這一般人都能作到。顏回所謂不遷怒，不是說原來對甲發怒，乙一來的話，他不會遷移給他，不能這麼說。他就是怒，怒是作個代表，喜怒哀樂《中庸》裏面講這四種，在《禮記》其他的，所講有七種，七種代表一切的情緒。凡是喜怒哀樂起的話，都是煩惱。煩惱一出現的時候，普通人不知道，一

發不可止，止不住的；顏回的話，一發出來的話，馬上就知道。就是佛法一般善知識告訴我們的，不怕念起，就怕覺遲，念頭起來的時候，妄念、煩惱這些念頭一起來的時候，普通人他不知不覺，起來了，就讓這個念頭繼續發展。而脩道的人，這個妄念一起來，馬上自己就發覺、就覺悟，一覺，這個要不得，念頭要不得，馬上就打消這個念頭，顏回有這個工夫。

遷是延長的意思，遷移，這個念頭延長。他不遷怒，這個怒一起來的時候，他就能止住，這工夫了不得的。這就能作到《中庸》裏面講的，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這是不遷怒。不貳過呢，凡是自己發現有了過失，從此不再犯了，這個也是了不起的。我們普通人，有過自己不知道，或者別人、朋友告訴我們，我們自己還要掩飾自己的過失。他有了過，或者自己發現了，或者別人告訴他，大概是不會別人告訴他，而是自己發覺的，自己一發覺的時候，就是不再第二次犯同樣的一個過，不再犯第二次。有這工夫，你看，了不得了。我們就算是自己犯過失，無心的吧，自己說改吧，說改啊，過一個時候，又犯了，老毛病又犯了。這不貳過，他能夠作到。

所以憑這兩句話，他是好學。不是說，把那個聖人的書念了以後，也背誦了很多，也能講解，那是學問。真正的工夫就是在不遷怒、不貳過。後面就好懂了，像這樣好學的人，很不幸，「短命死矣」，壽命不長。

「今也則亡」，孔夫子告訴他，現在沒有了，沒有像顏回這樣好學的人，沒有了。「未聞好學者也」，沒有聽說在這些弟子之中，像顏回這樣好學的人了，這是孔夫子的答復。研究《論語》，遇到這些關鍵的意思，就要往裏面研究了。研究顏回這麼作，孔夫子說他是好學，那麼我們自己想好學，就要學顏回，這樣的不遷怒不貳過。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
君子周急不繼富。

現在看二百二十頁。子華是公西赤，他的字叫作子華，有的時候也稱為公西華，他是孔子的弟子。冉子呢，根據鄭康成的注解，就是冉有。「子華使於齊」，子華到齊國去辦外交，使於齊，是國家、或者是魯君、或者是孔夫子，要是孔夫子使的話，也是孔夫子正在魯國辦政治的時候，也等於是國家派他的，所以是魯國派他到齊國去。「冉子為其母請粟」，冉有與子華都是師兄弟，子華到齊國去，他的母親還是在魯國，為其母，就是冉子替子華的母親請粟，請這個糧食。「子曰」，孔子就說，「與之釜」，給她一釜這個糧食。一釜有多少呢，根據馬融的注解，有六斗四升。這個升斗，那個時候到我們現在這時候，有很多變了，不相同的。就是說六斗四升這叫釜。「請益」，請益是誰請的，還是冉子，冉子請孔子再加一點，益是再加，認為一釜這個糧食少了，不夠，請再加一點。

「曰：與之庾。」曰是孔夫子說的，好啊，再加，就再給一庾好了。一庾，這時古人有兩種解釋，包咸注解有十六斗，叫作一庾。到了清朝戴震，他講一庾是二斗四升。照戴震講的二斗四升比較合理，為什麼呢，開始孔子給她一釜，一釜再請的話，原來是一釜六斗四升，再請的時候給她庾，你後面再加的時候，不能超過以前的。原來是六斗四升，照包咸注解的，給了十六斗，那就超過了。所以按照戴震注解的，一庾就是二斗四升，比較合理。二斗四升就是在原來六斗四升以外，再加上二斗四升，清朝劉寶楠《論語正義》，他就採取戴震的講法。換句話說，第一次孔子答應給她六斗四升，第二次請加一點，再加上二斗四升。

到後來呢，「冉子與之粟五秉」。五秉，那個秉就多了，根據馬融注解，十六斛為一秉，斛比斗又大了。就現在來講，在大陸上那個斗，先講升，升畫了十個合，叫十合，合就是合作社那個合，十合叫作一升。由升再變成一斗，有多少升叫作一斗，我搞忘記了。一斗，比斗要多一點叫一斛，是不是兩斗，或者是兩斗半，我記不清楚了，大概這叫作一斛。它這一秉叫十六斛，十六斛呢，計算起來，五秉合起

來有八十斛。這個五秉是誰給的呢，根據皇侃的解釋，孔子原來答應給的那麼多，冉子還嫌太少了，所以除了孔子答應給那麼多以外，冉子自己又拿八十斛給子華的母親，這是冉子給的。這樣看起來，冉子對於子華，照我們普通人看的話，這是同學之間講交情，應該是夠交情，很好，是不錯了。但是在孔夫子看法，不以為然。

孔夫子後來知道以後，就說了，「赤之適齊也」，公西赤他出使到齊國去，「乘肥馬，衣輕裘」，所乘的馬，他是文官，不會騎在馬上，他是乘車子，車子用馬拉著那個車子，叫乘肥馬，替他拉車子這個馬都是很肥的，證明他財富是夠的。同時衣輕裘，輕裘是在內地那個狐狸皮，狐狸這一類的，皮連著毛作的，冬天穿的衣服，在臺灣叫作皮草，皮草就是狐狸這些皮、毛在一起，把它作成一件衣服。那種衣服，那個裘非常輕又軟，又輕又軟，比馬的皮、羊的皮那好多了，叫輕裘。孔子說，公西赤到齊國去，駕車的馬是肥馬，穿的衣服是輕裘。

後面他說，「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君子懂得道理的人。周急，周急就是救濟，朋友也好，普通人也好，有了困難的時候，需要救濟的時候，君子應該去

救濟他，這是救他的急難。不繼富，如果這個人已經是很富足了，不拿錢去給他。古人有幾句話周濟貧窮那叫雪中送炭，周濟富人的話那是錦上添花，那錦上添花君子不幹。這裏要知道，子華使於齊，他是國家派他到齊國辦理外交，當然他有俸祿。國家派他去，應該有俸祿。而且這俸祿，我們來看看現在的狀況，比如說在國內的一個公務員，你奉派到國外去，當外交官員，他的待遇不相等的。奉派到國外去，那個薪水比在國內的公務員、同等級的公務員，要多得很多。這樣看起來，子華到齊國去，他的俸祿很多。這裏，冉子給他母親請粟，這是額外的，額外的請求。額外請求的話，既然冉子向孔子請求了，孔子只好答應了，答應也不能多。照孔子答應的給她，那個也就是可以了。所以冉子自己再拿五秉再給她，孔子認為這是不合理。為什麼不合理呢，就是孔子講的這一句話，周急不繼富，周急是用來救濟需要救濟的貧困之人，那個急字，是發生有急難的時候，那就要周濟他。繼富，這繼富當中有一些問題了，他已經富了，你為什麼還要繼他呢，有什麼企圖啊。或者是沒有企圖的話，這就是有一點偏私。君子周急，他是平等的，他看事情，對事不對人的，要繼富的話，難免有一種私情在內。

這一章書，孔子的周急不繼富，這一句話，我們大家記住，記住的話，我們急難救濟的時候，就以這個作一個準則。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現在再看二百二十三頁。「原思」也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名叫原憲，憲法的憲，字叫子思。「為之宰」，這個宰根據包咸的注解，孔子那個時候在魯國作司寇，司寇在魯國那個時候是管理刑法最高的一個首長，相當於現在一個警政署，或者是高檢署，是這一類的，他辦刑事案的，那時候叫司寇，寇是盜寇，他管這些事情，那麼他要用人。包咸注說是，原憲在孔子家裏作邑宰，但是這個邑宰有問題。邑宰，孔子那時候作魯司寇，算是大夫。大夫有不同的，大夫有食采的大夫，有俸祿大夫，俸祿只拿薪俸，食采則是有封一個土地給他這個大夫。孔子那時候，沒有封地，所以他家裏用的宰，只能夠說是家臣而已，不能說是邑宰，邑宰是封一個邑，這個邑才叫邑宰。那時候，原思就作孔子家裏的家臣。「與之粟九百」，孔子給他的俸祿九百，九百按照孔安國的注解，是九百斗，九百斗也不少了。「辭」，原憲他不要，辭是不接受。

孔子說「毋」，毋就是告訴他，你要接受，你不能不接受。毋這個字就是對那

個辭來講的，毋，你不要辭，要接受。接受的話，後面的「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你接受了這個九百斗的糧食，當然你吃不完，你個人包括你家裏的人都吃不了，吃不了沒問題啊，爾就是指他、原思，可以再分給你的鄰居，同一個里裏面的，鄉黨裏面的人。首先講鄰居，分給你的鄰居。如果還有多餘的話，鄰以外的有里，里以外有鄉有黨，分給他們。這個意思就是說，根據孔安國的注解，給九百斗的糧食，不是無緣無故的給他，是因為他在孔子家裏作家臣，這是俸祿。俸祿，依照法令，孔子不能不給他，原思不能不接受，這是國家的制度。接受之後，你自己吃不了這麼多糧食，你可以分給別人，分給與你有關係的，你的鄰里鄉黨。

把這一章跟前面一章比照的研究，俸祿，看你在國家作的官位，是在那個位置上，位置愈高，責任也最重，作的事情也最重要，當然你俸祿多。職位低，責任比較輕，那麼俸祿當然要少。這是按照國家法令制度，如果違背這個，那就是違背制度了，所以不能不接受。前面呢，冉子請粟，後來冉子私人又給八十斛的粟，這就不是制度，與制度相反。所以這兩章研究起來，聖人對於合乎那一個規章制度，就

照那一種辦。在古時候講禮，現在講究是法，要合乎法的，孔子在這裏講得清清楚楚的。前面講周急不繼富，這裏講你不能辭，多的話要給你的鄰里鄉黨。聖人辦事情，講的言論，都是可以作為後代的一個準則。

我們今日之下，你在政府裏作事也好，你在民間團體裏面作事情也好，這個團體無論是公營的或是私營的，它給員工在什麼職位，給他什麼一個待遇，就照那樣接受，既不能再額外要求，多的話也不能說不要，你不要固然不錯，你是為你好，那別人怎麼辦呢，這個有種種道理在當中。你在這個團體裏辦事情，同一個辦公室，大家都拿了薪水，你呢，就說我不要，我不接受，我要作功德。好啊，你不要，你作功德，在那個辦公室裏別的同仁一看，他這樣子作，那我怎麼辦呢，人家心理、叫人家就感覺有問題了。所以學孔子這兩章經的話，在今日之下，你無論在那裏作事情，你不能違背孔子所講這個原則。違背之後，你是好心好意的，我作功德有什麼不可以，作功德是可以，別人看你的話，別人心理就是感覺很難處了，人家對於你這個人，覺得你這個人，你有特殊的表現，他認為你有意的來邀功，然後你在辦

事情，人家就不跟你合作，這都是人情世故。我們往往在世間作事情，以為我又沒有得罪任何人，怎麼這些人都來破壞呢。遭破壞啊，是因為自己得罪人了還不知道啊。所以按照制度的時候，孔子在這裏講，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那是可以的。

如果說，今日之下你在一個團體裏作事，接受是接受下來了，然後你要當眾說，我接受這個薪俸了，或者是我這是多餘的，我捐助某某機關，捐助某某人，我來作這些好事，你這又不對了。你一捐助，人家要不要捐助呢。這些問題，如果這麼作的話，往往得罪很多人，得罪同事，而自己還不知道呢。所以就憑這兩章，你好好研究，聖人為什麼這麼說，都是教我們在人世間，古人讀書有四個字，辭受取與，辭就是不接受，受就是接受，這兩個是相對的；取是取過來，與是給人家。辭受取與，你不懂孔子所講的道理的話，我們一作就錯了，那談何容易啊。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現在看二百二十四頁。「孔子謂仲弓」講，「犁牛之子，騂且角」，犁牛是什麼呢，是耕田的牛。還有作祭祀用的那個犧牲，我們現在講，某某人犧牲自己的權利，那個犧牲，這是把犧牲這個名詞，當作動詞用。原始的意思，就是那個牛，選擇非常好的牛，來祭祀山川鬼神，祭祀神明的，祭宗廟的等等，選的這種牛，選好了，拿來作犧牲用。犧牲就是當祭祀的祭品，那種牛怎麼呢，騂且角，騂，各位看《集解》講的注解，騂是赤色的，赤叫紅色。角呢，那個角長得很正。你要是犁牛、耕田的牛養出這個小牛，牠是騂且角，可以作犧牲用的，「雖欲勿用」，你雖然不想用，「山川其舍諸」，山川的神，你拿這個騂牛來作祭品的話，山川之神他也接受，他也不會舍，其舍諸，諸是之乎這兩個字，舍之乎，之就是指的騂且角的那個犧牲之牛。這樣好的牛來祭祀山川，山川這個神明，他不會舍的。他不管這個牛，他的老牛、是個犁牛。犁牛雖然是耕田牛，牠養這個兒子好，兒子好就是拿來作犧牲用的話，山川神明會接受的。

孔子在這一章經裏面，告訴他的學生，你要是用人的話，就看看他本人是不是品德好、有能力，叫賢能，本人是個賢能的人，那就不必看他的家庭是如何，本人有品德、有學問、有辦事能力的話，他家裏的父親母親，那個不必注重。雖然他家裏母親父親沒有讀過書，學問不好，那不必計較這些事情，用人之道就是如此。

這裏有一些考據問題，有說這個仲弓的父親不好，這就在《史記》裏面講，仲弓之父是個賤人，貧賤的賤人，因此仲弓是賤人養出來的兒子，所以孔子講，犁牛之子，駢且角，可以作犧牲用的。再說，有人說仲弓的父親、他的父親不是賤人，所以有很多講法。在這裏要了解是孔子謂仲弓曰，孔子跟仲弓談論用人之道。談論用人之道，不必指的仲弓是個犁牛之子，仲弓的父親是個犁牛，不必這樣指。因為仲弓是那個犁牛之子的話，仲弓的父親一般人說是冉伯牛，冉伯牛，那《史記》裏司馬遷說他的父親是個賤人，而且冉伯牛，在後面有講他得了一種很麻煩的疾病。有的說，他不是冉伯牛的兒子，仲弓是冉伯牛的家族。但是經過劉寶楠的考據，仲弓應該是冉伯牛的兒子。冉伯牛的兒子，冉伯牛為什麼是賤人呢，這要研究了。賤

這個字跟惡是不相同的，造惡業的惡字與賤字不能夠相提並論。賤人是什麼呢，一般講貧賤，貧是沒有財富，家裏很貧窮，賤是沒有作官的，普通人叫賤人。孔子也曾經講，吾少也賤，他說我年少的時候，我沒有作官，很賤，這就是沒有作官來講，叫作賤，沒有官位。沒有官位跟那個造惡業的惡是不能作一個相同的解釋，因此《史記》裏面講仲弓之父是個賤人，不是指他父親是惡人，賤人不是惡人。因此這樣講，仲弓之父根據劉寶楠考據，應該是冉伯牛。

既是這樣，孔子在這裏講，犁牛之子，這個父親是個普通耕田的牛，犁牛之子特別有能力，又品德好，他就能夠作犧牲用的那個祭祀用品，作犧牲用的那個牛，你看《集解》裏面，何晏注解的，那個角、牛角長得很正，而且裏面又長得很滿，長得很充實，這個可以作犧牲用的，而且這個顏色也是一個赤色，這樣的牛不容易找。牠的老牛是一個犁牛，犁牛之子是這樣可以作犧牲用的這個牛，如果說是因為牠的父親是個犁牛，就算這個小牛駢且角，也不要用牠，雖然你人不要用牠，但是如果你是你用牠來祭祀山川的話，山川神明他會接受的，這是用人要取這樣的道理。

這一章我們這樣了解一下，這是在古時候，現在就是更複雜了，他這個還是講純粹有用人之權的人，比如說國君，或者是卿大夫家裏也要用人，這大概是講國君，國君要用臣子，就看這個臣子是不是賢能，這是就明君來講的。如果不是明君那就很難說了，不是明君，他用的那些小人，那就更不必講什麼犁牛之子了。犁牛之子不必說是駢且角，犁牛之子養的也是犁牛的話，如果合乎這個昏君所需的話，他照樣用他。昏君用人，不計較這個人是不是賢能，只要能夠迎合他的心理，能夠投其所好，犁牛之子這個犁牛，他照樣用。相對來講，駢且角的這個人、這種牛，如果不能夠逢迎他，他照樣不用。研究《論語》，這些情況都要了解。

孔子在這裏講用人之道，是對於真正想用賢能的人、那種國君、那是明君。不是明君用人的話，有變數，其中對於這個用人之道，就講不通了。講不通的話，那種國君用的人，根據這一條可以看出來，他用的那個人，所用的人，昏君自己不會有好結果的。讀書明理看事情，一般人說找算命的，你把《論語》念過，好好的用心研究的話，那些世間事情不必找那些人，自己就懂，自己遇到問題，看問題就看

得明白，個人的事情、國家的事情，整個世界的事情，凡是違背孔子所講的道理，你心理就有數了，他將來是結果如何，你一看就明瞭。沒有什麼其他奇妙的地方，就是在乎你老老實實的把聖人的言語研究明白了，相信聖人所講的話，自己這樣去學習，就在這個學習之中，你把世間這些人事，你就看得明白。

看得明白有什麼用，那可有大用了，看明白之後，我們不能夠同流合污，看得清那一些是善知識，那一些是惡知識。善知識他要辦事情，我們可以幫忙，幫他辦，樂觀其成。但是惡知識要辦事情，你肯跟他辦嗎，他拿再多的好處，再多的俸祿，你也不能去。脩道怎麼脩，就在這些地方，脩道是不是老老實實的脩。所以儒家的學問好在那裏，就好在這個地方，就從這些事實上面來脩持自己。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下面是二百二十五頁。孔子說，「回也」，也字是一個語助辭，是講顏回。「其心」就是顏回的心，其是指示，指的就是顏回的心。顏回的心怎麼呢，「三月，不違仁」，三個月的時間，他的心與仁是相合的，不違仁就是不離開這個仁。在儒家講這個仁，在佛家講就是慈悲。佛家講學佛重要的要有慈悲為本，尤其是學菩薩道的，為什麼脩菩薩道才能成佛呢，他有慈悲心，自己在脩也要把這道理勸告人來脩，自己在學佛，要出六道了生死，看著天下蒼生那樣生死大苦，你看在今日之下，那一天沒有死人，遇到大天災的時候，死的人更多。菩薩看起來，有慈悲心，你不拿這個法門來告訴人家，心理不安，那就違背慈悲心。在儒家講就是仁心，存著仁心。仁從那裏來的，仁從道德來的，道德就是自己的本性，這個仁心就是孟子講的惻隱之心，惻隱之心是看見別人家受了種種的痛苦，就如同自己受到這痛苦一樣，這是惻隱之心。看見天下人遭遇了天災人禍，就如同自己親身經歷，這就是仁心。不違仁，他這個心跟這個慈悲心，跟這個仁心一直在一起，換句話，這個心就是仁，沒

有離開這個仁。「其餘」呢，其餘指的是其他的人。「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那就指的顏回同學們，顏回的同學很多也是大賢人，很多啊。七十二位賢人，顏回之外還有那麼多也有仁的。孔子說，其餘那些人怎麼呢，日月至焉而已矣，或者是有一天，或者一個月仁心發現了，日月至焉，跟顏回三月不違仁不同的。日月至焉是來一回、來一下然後又沒有了，這是講脩道的。

佛家要成佛必得把無明去乾淨了，要自己本性完全顯示出來，這就學佛成功了，成佛了。儒家成聖人，也是一個道理。《中庸》裏面講天命之謂性，這叫天性，天性就是本有這個性，本來就有的。本來就有，為什麼古代孔夫子、堯舜、文武周公都是聖人，他們有，而我們沒有啊，就是個人的，孔子的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自己私人的意識形態；必是自己執著的一樁事情，他認為這個事情一定要作的話，非作不可，不管這個事情作出來傷害多少人，他一定要作，這叫必；固是固執；是我執。儒家要成聖人，也必須把這個意、必、固、我去除，這個意、必、固、我從那裏來，實際上就是都從無明來的。人人都有無明，都有意、必、固、

我，那一個不是為自己，私心啊。要成聖人、要脩行的話，就是要把這個私心，從懂得如何脩行的時候，就開始把自己這個自私自利的心，一天一天的把它減少，減到完全沒有了，聖人就成功了。

顏回三月不違仁，仁是沒有自私心的。能夠三個月不違仁，三個月的時間，起心動念都是仁。拿佛家來講，起心動念就是慈悲，三個月能夠維持這麼久，不違仁的話，再換三個月還是這樣。一年四季，每一季三個月，三個月的時間，氣候一大轉變，春夏秋冬，春天的氣候到了夏天的時候，氣候又轉變，夏天到秋天，氣候又是轉變，秋天到冬天，冬天到春天，每三個月一季，這一季到另外一季，氣候是一個大的變化。氣候變化影響人心，很有關係的。比如說天氣很熱的時候，一般人的心理就躁、暴躁、很急躁；天氣很冷的時候，一般人的心能夠很消沉下去，都很有關係的。春秋兩季最好，一般人的心，在春天氣候溫和，秋天在內地，秋天叫作金風送爽的時候，氣候涼爽，這心理很好。他這三個月，不論是指的那一季，能夠維持三個月，可見得再換另外三個月，他的心還是不違仁，四季心都是在這個仁上面，

那就是一直、永久這個心都不會違仁，這個了不得了。其餘，日月至焉，這個仁、仁心發現一個時候，發現之後，再過一個時候，那種無明、那種習氣又把這個仁，把它掩蓋起來了，是這樣的一回事情。

所以前面講有顏回者好學，三月不違仁，他是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怒與過這都是違背仁的。能夠逐漸逐漸的不遷怒、不貳過，把自己的仁心，一天一天能夠顯示出來，顯示到了三個月之久，能夠連續不違仁，幾乎可以成功了。他距離孔子的聖人境界，在幾微之間。

在這裏，雪公過去講，三月不違仁這個違字，他老人家就拿《中庸》裏面講，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就是他的心沒有離開這個道，他始終這個道心在那裏起作用，起念就是這個道，道不離心，心不離道。比如說《楞嚴經》所講的，〈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淨念相繼，淨念就是道。顏子可以說是三月不違仁，他的道心、淨念是在那裏相繼不斷。也就是不可須臾離也，最短暫的時間，也沒有離開這個道。

所以雪公那時候講，我們念佛的人，能夠學到顏子這樣不違仁，那一定能夠成功，自己知道，將來壽命終了的時候，能不能往生，就看自己現在的工夫，這個工夫別人看不到的，自己知道。起心動念是關心天下人，還是起心動念的時候，只想到自己與人家的利害得失，這不是自己知道嗎。念佛是正助雙脩，正工夫是佛號提起來了，關心天下人，把自己的利害得失這個念頭放棄掉，這種仁心就是最好的助工夫，沒有這個助工夫，那個正念提不起來的，你從這裏就要知道念佛怎麼用工夫了。所以雪廬老人在世的時候講，大家念佛要改心，怎麼改心，就是把自己利害得失的心，換一個仁心出來，佛法就是換一個慈悲心，這是最好的助工夫。這一章說到這裏，要研究的話，裏面的含義很多，把握這個重點就好。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是魯國三家卿大夫其中的一家，而且在這三家大夫之中，季氏家是掌握政權最重的一家。孔子對於這三家大夫都不滿意，認為這三家都是把君權分別執在自己手裏，不尊重國君，孔子對於他們不滿意，對於季氏尤其不滿意。這時候季康子來問孔子，問孔子什麼呢，問孔子這些弟子之中，那些弟子可以辦政治。這時孔子怎麼答復他，孔子既然對於季康子他們那樣的不尊重國君，孔子也不願意他的弟子到季康子那裏去作事情，實際情況是這樣。

季康子就問孔子「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就問這個大弟子子路，子路姓仲名由。他說你的弟子仲由，可以使他從政，就是可以派他來辦政治嗎，與這個字在右邊加一個欠字邊，就是那個歟字，是疑問詞，經典裏面就是這個與字，是疑問的話。「子

曰：「由也果」，你問仲由可不可以辦政治，我答復你，仲由這個人作事情很果決，果就是作事情勇敢，而又決斷，他是這樣的人，「於從政乎何有」。於從政乎何有，古人注解有說何難之有，有什麼難。雪廬老人不採取這個講法，認為何難之有認為是不難，那就是贊成子路到他家裏去作事情，贊成子路去從事政治，孔子沒有這個意思。於從政乎何有，這個何有是一個活動的口氣，不肯定的。他就告訴季康子，你問仲由可不可以從政，我告訴你，他辦事情有決斷力又果斷、勇敢，辦事是這樣的，至於他於從政乎，你問他不可使他從政，何有啊，何有這個意思你看著辦。孔子沒有贊成，也沒有反對。反對的話，就是表示仲由沒有這個能力了，沒有辦政治的能力了。贊成，孔夫子是不會贊成到季康子那裏辦事情，就用何有這兩個字，何有就是告訴季康子你看著辦吧，我講仲由他果，是這個意思。

季康子再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賜就是子貢。孔子說了，「賜也達」，達是對於世間的種種事情，比如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道理，合起來講叫事理，事他也明瞭，理他也明瞭，孔子則用個達字來講，達就是事理都通達了。事理通達還不能辦事情

嗎，但是孔子沒有肯定的說，「於從政乎何有」，還是這個意思。子貢這個賜啊，他是個通達事理的人，你認為他可不可以從事政治，你看著辦。

季康子又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求是冉求，冉求是多才多藝。孔子就說了，「求也藝」，藝並不是現在講的藝術，他的藝能很多，包括現在講的科學、百工，當然藝術也包含在內，他懂得很多，所以是求也藝，古時候講藝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都叫作藝。孔子告訴他，你問冉求嗎，冉求是藝，才藝很多。「於從政乎何有」，你問他能不能夠從事政治，何有，何有就是我把他的才藝，他這一方面說出來了，能不能辦政治，你看著辦，你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這是因為季康子他眼裏沒有國君，掌握了國家的政權，他不聽國君的命令；結果後來，他自己家裏的家臣也不聽從他的命令，所以他想孔門之中這些大弟子，大概不會作壞事情，能夠請到孔子那些弟子們，到他家裏去做事，可靠，所以問孔子這三個人。孔子把三個人的專長、能力都告訴他，實際上，孔子不贊成這些弟子們到他家裏去辦事。孔子聖人說話，你看多麼圓融。在這裏就要學學孔夫子，怎麼樣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答復人家的問題。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請各位把《論語講要》找到二百二十八頁。在一般注解，這個費字，是讀畢，有的讀密。過去雪公講，在山東那個地方，它還是讀廢，當地方還是讀費；但是我們讀經文，還是讀畢。季氏要準備請閔子騫作費的那個地方，等於一個縣的宰，等於作那地方的縣長。閔子騫說：「善為我辭焉」，閔子騫跟誰說呢，就是季氏派來的人。他就跟那個派的人說：你好好的替我辭謝他，「如有復我」，如有再來，辭不掉，他再來要我作費宰的話，「則吾必在汶上矣」。汶是在魯國跟齊國兩國之間的一道河流，它是在齊國的南邊，魯國的北邊，這一道河。意思就是說，必在汶上矣，如果再來要求我作費宰的話，那我就離開魯國了，汶上就是到齊國去了，這個經文大意是如此。

季氏為什麼要請閔子騫作這地方的費宰呢，根據古人的注解，孔子曾經在魯國作過司寇，司寇就是等於現在的司法界，管理司法的。閔子騫在那個時候，作過這

個地方的費宰；後來孔子就沒有作司寇了，閔子騫也跟著辭了這個費宰。後來魯國三家卿大夫，都是不尊重魯國的君主，他們三家把魯國的君權，分別掌握在他們的手裏，魯君是作不了主，這樣使孔夫子對於這三家很不滿意。但是這有因果報應，三家大夫不聽魯君的命令，後來這些三家大夫，尤其是季氏，他家裏用的家臣，也不聽他的命令。所以後來這個費邑，費邑就是費縣，那個地方的邑宰也是背叛了季氏。因為這個原因，季氏就想請閔子騫再去作他的費宰。

在這個情況之下，你看，閔子騫他當然不接受，不會去作那個費宰的，因為季氏這種作法，閔子騫一定是不贊成他這種自己掌握了君權，他要去作他的費宰，一定要幫他的忙，等於去助桀為虐，幫助惡人，閔子騫這種道德，他怎麼肯幹呢。所以這裏講，就是告訴季氏派來的人，他說，你啊，好好的來幫我辭謝他，我不願意去。最後交代這兩句話很強硬，如果再來找我的話，那我啊，我在魯國也不再住下去了，我要出國了，要到齊國去了。一個讀書人，這個是非善惡分得清清楚楚的。要照現在，我們看，現在人看起來，作這個費宰，請他去作，這是很好的機會，為

什麼不去呢。要分清楚，不能夠去就是不能去，去的話就是幫助那些惡人作那些惡事情，這是一個讀書人。

我們在今日之下，一個出處，出就是出去作事情，處就是坐在家裏，處在家裏。出處之道，一個讀書人一定要有這個操守。出去的時候，一定要能夠把自己的理想，把自己這個道，能夠行得出去，才可以去。如果說出去不能夠實行這個道的話，人家給你再好的、再優厚的待遇，你也不能去，寧願處在家裏，沒有事情作，沒有事情沒問題啊。所以讀書人該出去就出去，不該出去絕對不能出去。所以學學閔子騫，我們就要懂得出處之道。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就是冉伯牛，就是孔夫子的弟子，叫作冉耕，得了一種疾病。古人注解，說它是惡疾，惡疾就是很厲害的，而且有傳染的這種疾病。孔子就去慰問他，去看看他。伯牛家裏的人，因為伯牛染上這種病，就不願意孔子到病人的房子裏面去。所以從病人所住的房子外面，外面有窗，這個窗叫牖。凡是在房屋裏面的房間開的窗，那叫牖。就請孔子在那個房間外面，外面從那個牖看伯牛。孔子就從這個窗子，通過了窗子去執伯牛的手，就說了：「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當此字講，此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夫子講說，像這樣的好人，怎麼得了這種麻煩的病呢，得了這種最不好的這種疾病，就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怎麼會得到這種病，重複一句，就是感嘆的意思。這個意思當中，像這樣的好人，不應該得了這種病。這個也可能是非常危險，好不起來的。但是聖人講話，只說到這裏為止。

前面這一句話，「亡之命矣夫」，亡這個亡字，不當死亡講，是當無字講。亡之

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後面所講的，這樣好的人，有德行的人，照道理來講，不應該得了這種病，然而竟然得了這種病，命矣夫。亡之是按照道理講，沒有這個道理，這種人得這種病是不合道理的，然而竟然得了這個病了，那就是說歸之於命吧，命矣夫，是天命。亡之命矣夫，這一句話很重要。孔聖人不但在這裏看見伯牛這個病，認為這是只有歸於天命了，就是孔子在自己遇見什麼困苦艱難的時候，也是歸於天命。

我們人在這個世間，所受的環境，小的環境，大的環境，什麼時候會遭遇困苦艱難，我們沒辦法事先預料。任何有什麼困苦艱難來了，要學孔夫子，反省。反省之後呢，一般人講，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因果。比如說，平常我們對待一切人，沒有虧待任何人，可是居然有些人來找麻煩了，那自己反省，怎麼呢，我平常、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得罪過他，那怎麼竟然找來了。那麼一想，啊，是命吧。在儒家講命，在佛法講因果。這一生沒有得罪他，這一生還有前生，前生還有前生，那就是自己不能保自己過去跟這個人沒有結過怨的嗎。這樣一想，心理就平了，這是孔子講命

矣夫。亡之，就冉伯牛他這一生跟孔子學，他當然沒有作過任何壞事情，孔子看，得了這種病是沒有道理的，後來只有講命矣夫。

所以我們在世間要了解，任何人在這個人世間，過去一般人都知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個禍福來了，一般人不知道，既事先沒辦法預料，不懂道理的話，一遇到的話，自己很難忍受的。要懂得這個天命，懂得道理的話，那沒什麼，來了就來了，來了就是面對這些困苦艱難，天命就要接受。再呢，學佛的人也知道，學《論語》，真正把《論語》研究明白了也知道，雖然有旦夕的禍福，不可預料的，但是可以把它轉化。我們平時心心念念都在道上面，心不離道。心不離道是什麼呢，道最重要的是有慈悲心，在儒家來講就是一個仁心，仁慈這個心，以仁慈心來待一切人，這樣長時期以這個心理待人接物的話，過去世雖然跟人家有結了什麼怨，作了對不起人家的事情，或者是傷害這個動物了，其他種種事情。佛家講的因緣果，雖然有因，沒有加上這個緣的話，這個就不會結果的。

所以我們在這一生，從我們開始學《論語》，而且大家都學過佛，懂得天命，

懂得因果的話，我們拿一切的仁慈心來待人，這就是把過去世所作的惡業有那個惡因在那裏，今生我們所作的這個緣都是好緣，好緣在那裏就把過去那個惡的種子，把它蓋起來，它不會結果的。這個道理明白了之後，你研究《論語》的話，你就用得上了。在日用尋常之中，跟家裏的人，跟社會上的人，你都用這種道理來跟人家相處，大家在這個世間不會有什麼障礙。我們研究《論語》就是從這個方向去研究，研究照這樣子去練習、去學的話，當下就能夠改變環境，當下就能得到好處。

過去雪公講這一章經的時候，教我們了解天命，有舉出古人，古代聖人他們遇到那些不如意的事情，都是認命，比如說堯舜吧，堯舜是大聖人。但是堯的兒子是丹朱，丹朱不肖，不肖就是不像，他兒子不像他的父親。舜帝呢，兒子也是如此，舜帝的兒子商均，也是不像舜帝。結果他們怎麼樣呢，知道自己兒子不能夠治天下，堯帝所以把天下讓給舜，舜把天下讓給禹，這就是認命。不能勉強，我兒子不好，他是我兒子，我還要把天下交給他，這就不是認命了，那害了天下。這都是要學《論語》，在這個地方都要懂得這個道理。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在二百三十一頁。孔子先讚歎顏回，「賢哉回也」，顏回啊，是賢。賢是他的品德好。怎麼是賢呢，下面要舉出事實來。「一簞食，一瓢飲」，這是講他的飲食。因為他家裏貧窮，吃飯的時候，盛飯用什麼東西盛呢，不像我們現在講究用很好的碗。他用什麼，簞，簞是用竹子編的作飯碗，叫作一簞食。要喝水的時候，一瓢飲，瓢是什麼呢，瓢是種的葫蘆，有一種葫蘆它長的時候可以吃的，外面的皮還是青色的，裏面都還是剛剛長的，那可以吃，作菜用。如果不把它採收下來，讓它繼續長，長老了，裏面那個囊慢慢就是乾了，外面那個皮連同那個殼，都變得很硬，然後把它剖開來，就是變成瓢了，那個瓢可以用來舀水，當舀水用的。他拿這個瓢舀水來喝，也不會像我們現在用茶杯子喝茶，他這個飲只是飲水，這是飲食這一方面。

居住的呢，「在陋巷」，很簡陋的一個巷子裏。古時候那個建築物，有好幾家共同的一個房屋建築在一起，中間有一個走廊，這個走廊叫巷，巷路，這個巷路上面

也蓋起來，那是在裏面住的每一戶的人家，出入都經過那個巷道的，那是不會作居住用的，只是共同出入用的。但是顏回呢，他就住在那個巷道裏面，可見他很貧窮。「人不堪其憂」，別人看他這樣的飲食，居住的地方，都替他感覺到憂了，憂愁了。不堪其憂，就是憂得受不了了，不能忍受了。

但是呢，「回也不改其樂」，顏回呢，這個也字讀文言文的話，它在這裏作一個語助辭用，讀的時候，這個語氣稍微停頓一下，它沒有別的意思。比如說這一句，我們念起來看，回也不改其樂，這句話很通順，而且念起來很自然。如果是把那也字不要，回不改其樂，就太硬了，硬梆梆的。所以這些文言造句，各位念得多了，你自然就會了。孔子在這裏讚歎他，回也不改其樂，怎麼不改其樂呢，他樂的是什麼。樂不是因為貧窮才樂，貧窮貧得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他不是為這個樂。為貧窮而樂，這是不合常理了。但是呢，他也不曾為這個貧窮而憂。既不是為貧窮樂，也不是為貧窮憂，那他樂的是什麼呢，樂的是他跟孔夫子學道。在孔子所教的這些弟子之中，能夠學道學得最好，最有成就的，就是顏回，他樂的是這個。所以

不改其樂呢，貧窮不改他的樂，富貴也不改他的樂，他樂的就是道。既然樂的是道，那麼他無論處在什麼環境，都是不改他的樂。不改他的樂就是說，沒有轉移他的道心。

我們學道的人，最怕什麼呢，遇到貧窮的時候，自己怨天尤人了，我求學又學道，怎麼還是一直貧窮呢，那我這道也不要學了，學了有什麼用，這是一般人的心理。如果學道，學了一些時候，有人家來請了，請他去作大官去了，他一看，這個機會很好，就像前面閔子騫一樣的，請他去作縣長，那這很難得，我學道暫時放下吧，學道是來日方長，能夠有作縣長的機會難得，我先作了再說，一般人大概都是這樣。這就是無論貧賤富貴，都能夠使他退了這個道心。這個道心一退，好了，就沒辦法再脩了。

顏回在這裏就是不改其樂，他的道心一直不退的。不但不退，他是樂。這個樂字了不得，他就是在那貧困之中，他還是樂。這就跟學佛的人講，得了法喜一樣的，得了法喜拿這個喜，就拿世間的升官發財，什麼再好的環境，也沒辦法跟這個法喜

相比。一個學佛的人，真正得了法喜，他把世間的功名富貴，真正看起來就跟孔夫子一樣，富貴於我如浮雲，那才是真正的樂。在儒家來講就是像顏回這樣不改其樂，他就像學佛的人得了法喜一樣，他甚至於比普通的法喜還要來得更好。所以講「賢哉回也」，再讚歎一句，真是賢哉啊。

我們讀《論語》是這麼讀的，顏子不改其樂，我們研讀《論語》，不能夠這樣講解。真正顏子這個樂，沒有到顏子這種境界，他這個樂的滋味，樂的趣味，沒有人能夠體驗出來。能夠體驗出來，那就必得到顏子的這個境界，學道學到顏子這個程度，才能真正體驗到顏子所樂。我們現在距離顏子學的道，那還差得很。我們一般在學術界的、學佛的人，或者一般學佛的人，總是感覺得這個顏回是儒家的人，那不能跟學佛相比，這就錯了。試問我們學佛的人，我們幾個人真正得了法喜。真正得了法喜，我們對於這個法，絕對不肯放下，這就必須自己用工夫，自己往裏面研究。研究還不算，研究還是學問，一定要在工夫上，一天一天往裏面來脩行，才能得到這種境界。比如說念佛，念佛念到愈念佛愈歡喜，那就大概差不多得了法喜

了。

這樣說起來，我們看顏回這個樂，我們雖然沒到那個境界，不能體驗，但是我們可以從這個方向去學習。怎麼學習呢，顏子從學仁開始，顏子向孔子問仁，孔子教他克己復禮為仁，一切要克服自己的那個妄念，克服自己自私自利這個念頭，復禮，禮是什麼，禮是處處要讓人，處處要恭敬人，從這開始。外面的環境，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這就是顏子所學的，孔子教他學的。我們就要這樣學，我們試試看，各位可以試試看。我們一起心動念，發現這個念頭完全為自己，不是為別人，那這個念頭要不得，就是要克念了，把這個念頭就要克服下去。復禮，那就是處處尊重人，尊敬人家，禮讓人家，各位這樣試試看。你試著作一分，你就學顏子學到一分；作到十分，就學到十分，工夫、道德，就是從練習中來的。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請各位看《論語講要》二二二頁。「冉求曰」，冉求是孔夫子的弟子，他跟孔子講，「非不說子之道」，這個說就作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跟那個悅字是一個講法。冉求說：冉求不是不喜悅夫子所教的這個道。為什麼呢，「力不足也」，冉求這個力，學習的能力不足。孔子說，「子曰，力不足者」，你說是你的學習的力量不夠，力不足就是力量不夠。如果說力量不夠的話，是怎麼樣呢，「中道而廢」，道是道路，就像一個人走路一樣的，他要先走，走到路上感覺疲倦了，這個力量不夠，不能夠再繼續走了，這個叫廢，就是停止了。「今女畫」，畫就是當停止講，你現在不是中道而廢，你還沒有開始走呢，你怎麼知道力量不足，你必須走路，你上路走了一個時候，感覺體力不夠了，那就廢了，叫中道而廢，你還沒開始走，你就知道是力不足，這個不合道理的。

這一章經，我們把經文的文字，這樣看過之後，就研究這個道理了。冉求為什

麼說不說子之道。要知道孔子教學，雖然因材施教，那個學生學習的能力如何，孔子就怎麼樣教他。但是呢，有一個總的目標，總的目標就是要學道。學道就是孔子自己講的志於道。志於道，你開始學的時候，無論從那方面學，目標要定住，這個志向要立住，立住就是在這個道上面。志於道那個道，雪公解釋就是指的人人都有本性，就是要首先明瞭我們自己有本性，然後一步一步的，障礙本性的那些妄想執著，也就是無明，把無明一層一層把它破除，破除得乾乾淨淨的，在佛家來講，就是成佛。在儒家來講，就是成就聖人，儒佛是一回事情。所以孔子教學生，總目標：大家都要學道。

那麼再求呢，這個人很聰明，多才多藝，他這個才藝很多。孔子也講，求也藝，在藝能這一方面，藝術這一方面，他知道很多，學得也很好。我們現在看看，古時候跟現在，一般人都差不多。一個藝術家，他學音樂也好，學美術也好，學其他的藝術也好，就是學文學的、文藝這一方面，他在這上面用功，用功有些成就的時候，他就執著他所學的這一門藝術。執著這門藝術，要跟這個道能夠結合起來，那就是

孔子講吾道一以貫之，那當然好。可是一般世間這些學藝術的人，他不能夠，也沒人教他，他就不知道藝術跟這個道能夠貫通。既不能與道貫通的話，他就執著這個藝術，一般是這樣。冉求不會像現在一般藝術家那樣執著，但是他既然藝能那麼多，他的好、所好的還是在藝術方面。孔子所講的道，他也不是不學，比較起來，他是好他所學的那個藝。孔子就說，你在這一方面有成就，他就希望一步一步的引導他去學道，所以冉求這麼說，非不說子之道，不是不喜歡夫子所教的這個道，他也學了，學呢比不上他自己學的才藝那麼有興趣。所以他用這個理由，說我這個力量不足，我學道這個力量不夠，這麼講的。

孔子就針對他這個理由，說你這個不成理由的，學道，學道有什麼能力，你要肯學，這個道人人可以學。中道而廢才是不足，你說，你力不足，你要真實來學道，學道學到一個程度，你感覺得自己就像那個走路一樣的，真正感覺力不足了，你停止，休息一下，可以的。可是你現在不能自己就停止，今女畫，你自己畫了一個界線，限制住自己，就覺得自己不能學道了，這個理由不能成立。

這一章經，我們學了之後，我們要知道，世間任何的學問，任何的才藝，任何技能，必得與道能夠結合，不能與道結合，你這個藝術到此為止，那也只能成為世間的學術了。世間的藝術，如果與這個道能夠結合，以藝術貫通這個道，那你這個藝術就是有道的藝術，關鍵的問題就在此。孔子在這裏就是要求再求，孔子也讚歎他有才藝，不否定他的才藝，但是希望他從才藝這一方面，能夠通達到道上面去。

就今天我們這個時代來講，老師過去常常講，古時候講士農工商，現在他老人家講農工商法醫，農人從事農業的，工人從事工業，商人從事商業，學法律的，學醫學的，拿這個幾大類來講，包含其他的各種行業，還有這個藝術，這怎麼呢，這一些雖然是世間的學術藝能，我們老師都希望這些專業的人士能夠學道。這些專業的人士他能夠學道，就把他這個專業能夠提昇境界。這些不懂道、不學道的人，他在這個行業之內，他學得再好，遇到那個關鍵的問題，不能突破，不能突破就被那個問題把他阻止，把他阻礙了，那他的作用只到此為止。如果能學道的話，把他的學術貫通在道上面，他這個專業可以無止境的發展，也就是從他這個專業上面，進

到這個道的這個境界，那他的專業就是有道的事業了。

所以我們研究學問，研究這個道，尤其我們現在研究這個《論語》，過去好多期參加論語班的這些學員們，總是感覺得這個《論語》，我也學了，甚至於有時候還不只學一期的，學了好幾期，但是一用起來，感覺到用不上。這個要靠研究了，怎麼樣用上它呢，你從事那個行業，把你那個行業，就跟《論語》孔子講的這個話，以及孔子的大弟子們講的這個話，把它能夠結合起來，這就行了，你就用得上了。不但用得上，而且就提昇你在世間所作的那個行業，你就可以出類拔萃了，關鍵就在這裏。

研究，我們怎樣研究，當然一開始，要把經文文字要研究清楚，要明瞭；孔子講的這個言語，意思也要明瞭；明瞭之後，我們怎麼樣來練習，怎麼樣用得出來，重要的就在這裏。我們就是用在日用尋常之中，果然這樣運用的話，在日用尋常一切言行，待人接物，你就是有道的人。各位研究《論語》，就是這個研究法子。你在世間，各位在學校裏教書，你把這個書、學校裏規定的這個書、這一科的書，你

講得很好，學生也歡迎，不錯了，這是經師，普通老師。你在講授學校規定的這個課程，你還再加上指導學生，怎麼樣的學作人之道，怎麼樣的待人接物，就拿《論語》這裏的話，孔夫子的話，不必長篇大論的特別找時間跟學生們講，就在講課之中，遇到適當的時候，配合講課，你把《論語》這個意思、這個道理，指點他一下，這就發生很大的作用。你就不但是經師，你就是人師，人師，你就是傳播聖人的教化，其他各行業也是如此，你教學生這樣，你一邊教，你自己還要進脩，自己研究自己研究的學術，你就一天一天的往上提昇，提昇到無止境的。我們讀了這一章，要這樣去研究它。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下面在二百三十三頁，女讀汝字，跟左邊三點水一樣的一個字。這個為讀平聲。孔子告訴子夏說，女就是你，你要作一個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你不要作個小人儒。孔子對子夏這樣講，子夏當然明白。我們今日之下要研究，孔子這兩句話。什麼是君子儒，什麼是小人儒，我們要研究。

「君子儒」，你在求學、求這個道，是為了將來要教化社會人羣，以至於教育天下人，把聖人這個道，聖人的道就中國文化來講，最早的那就是從伏羲氏開始，經過歷代的聖人，那些在位的天子、皇帝，三代的三王，這樣傳授下來。傳到孔子集大成，把古聖先王，古聖就是指的從伏羲氏到唐堯虞舜，這叫聖、叫帝王、叫聖帝；王就是從夏朝開始，禹王、成湯王、文武也稱王，叫三王，這是古聖先王。到了孔子的時候，集其大成。大家知道，儒家基本的經典就是五經，再加上孔子自己作的《春秋》，說起來有六經，這個六經其中樂，《樂經》找不到一個專書，有的時候只能講五經。學五經，總目標就是學道，學道就是要了生死。了生死，學佛大家

知道，有分段生死，有變易生死。儒家的學問，古聖先王所傳的這個道，到孔子來把它整理整理成為五經，加上自己作的《春秋》一共有六經，學成功，都能了生死，都成聖人。如果說，你學這個儒，是為了自己了生死，也要幫助天下人了生死，你這就是君子儒。幫助天下人來教育，在古時候從事政治很重要，政治有了政權在手裏面，以政權政治的力量，來教育的話，影響力非常普遍，所以古代的五帝三王，一方面是作人君，一方面是作人師，所謂作之君作之師。因此學君子儒，他學的是要教化天下人，教天下人都能夠學道了生死，學為聖人，他如果有機會從事政治，當然要從事政治，有政權在手裏面，實行教育，它的效果更好。所以要作個君子儒，將來就是要治國平天下，來教化天下蒼生。

與這個相反的，「小人儒」。小人儒是什麼呢，他也知道要學道，學道是要了生死。但求自己了生死，他沒有這麼廣大的心理，他沒有想到要教化天下人。這就跟佛家講，佛家行菩薩道，就等於儒家是君子儒；不肯行菩薩道，學的這個聲聞緣覺，只求自己能了生死，了的是分段生死，認為就好了，這叫小人儒。

孔子是聖人，他到世間來，來教化眾生，希望眾生都能夠受到古聖先王所傳下來這個教育，這個道，所以他教學生，都要學君子儒。這是他對子夏講的，子夏在孔門之中，也是非常聰明的一個人，在四科裏面，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子夏在文學這一方面首屈一指，文學子游子夏，子游子夏這兩位，跟孔子學文學這一方面，他是比別的同学好，好得很多。既然子夏在文學這一方面有他的特長，所以孔子引導他，教他要學君子儒，不要學小人儒。

在今日之下，你可以看看，現在有很多在文學界的，他的文章寫得很好，文章寫得好，不論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但是你文章好，要學道啊，而且你這個道學了之後，還要存著這個心理，你藉著文學所表現這個道，拿來教化天下人，這個就是君子儒。不如此，那就不算是君子儒。

所以在座的各位，也有很多文章寫得很好，好在你們現在也學了佛，現在又學《論語》，你念了這一章經，你就知道，孔子告訴子夏，就等於孔子告訴你，你要作個君子儒。不但文學要這樣，學教育、學醫、學商、學法，這個一切，你要作個

君子儒的話，那你就是藉著你的專業，擴充你的教化，藉著你這個專業，來教化你所接觸這些各界的人士，讓他們懂得儒家真正的道在那裏。

就拿這個《論語》來講，現在在臺灣也好，在中國大陸也好，都知道《論語》好，學《論語》重要。但是真正要把《論語》所講，把孔子原來的意思能夠明瞭，那就要靠大家好好的用心來研究了。能夠像我們這裏，由雪廬老人這樣傳授下來的，恐怕在外面不多；不能說沒有，但是不多。大家在這裏，既然有雪廬老人所傳的、講的這個《論語》，大家就是好好的往這裏面來研究。研究的時候，就是孔子對子夏講的，要學君子儒，要發心，發什麼心：我懂得多少，我就把我所懂的，雖然懂得不多，但很純粹，所懂得這個純粹的道理，把它傳播出去。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下面還是在二百三十三頁。「子游」跟子夏一樣的，在孔門之中，四科學術之中，在文學這一科裏面，他跟子夏一樣都比其他的同學好，他以文學特別，在這一方面比別的同学好得很多。這個時候，他「為武城宰」，作了武城的城宰，城宰就等於現在城市裏的市長，作了武城的市長。孔子就問他，你作了武城的市長，「女得人焉耳乎」，你在這裏發現了人才了沒有啊。這個人是人才，比如說，子游作了武城宰，他在這裏，就要發覺人才，培養人才。這在古時候，從事政治的人都是這樣，要發覺、要培養繼承他的這個職位，或者把這個人才推薦到上級政府裏面去。所以孔子就問了，女得人焉，焉字當指定一個地方來講，就是你在武城，焉字就是武城，你在武城得了人才沒有啊，得了人才就是發現有這個人才沒有啊。耳乎，這兩個字是語助辭。不過焉耳乎古人有校勘，阮元《校勘記》，後面各位自己看，我就不講了，他認為焉耳這個耳字，在這裏是耳朵的耳，他說古代有很多本子，是那

個爾字，爾是指爾我的爾字，這個後面各位一看就知道了，他認為那個爾字可以指定一個地點。但是呢，不必改字，照古人的造句，古人那個經傳裏面都有這個例子，用焉字指定是一個地方，古代這個用字很多，後面有講的。就是你在武城這裏得了人沒有呢。這講得很通順，那就不用改字了。

孔子這一問，子游就答復孔子，這個「曰」是子游說的。有一個人，有什麼人呢，「澹臺滅明者」，澹臺滅明這個人，這個人很好，這真正是一個人才，不但是人才，他有品德。為什麼澹臺滅明是一個人才呢。下面可以看得出來，「行不由徑」。在古時候那個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就把農田畫成像井字方方正正的，畫成九格。在九格以外的四周才是道路，那是路。在四周道路以內的那九個方格，小方格與小方格之間有小路，那個小路叫作徑。在古時候規定，走路，一般人走路，你要走這個大路，四周的那個路，不能走這個捷徑，你要走井田之間這個小路，那就是抄近路走，走捷徑了。依照那個時候禮上面的規定，不許可的。但是到孔子那個時候，一般人也不遵守這個禮了，很多人就抄這個近路來走。但是澹臺滅明呢，行不由徑，

他不走這小路，他還是規規矩矩走這個井田之外這個大路，可見他這個行為遵守規定。再呢，「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沒有公事的話，未嘗，從來沒有到偃之室，偃是子游的名字，子游對孔夫子講，稱呼自己名字，不能說我。他不是公事的話，從來不到我這個室裏面來。

為什麼這麼說呢，澹臺滅明也是孔夫子的弟子，就是子游的同學，也就是師兄弟。要拿普通人來講，子游作了武城宰，作這個市長，他是市長的同學、師兄弟，那正好。找出時間來，到市長辦公室裏面來，談談交情吧，希望有機會來給他一個重要的職位吧，這是一般人的心理。但是澹臺滅明沒有這樣，要到他那裏都是因為有公事，那才去了，不是公事從來不到他那個辦公室來。就憑這兩點，證明澹臺滅明這個人，人品好。在外面一切的行動，處處遵守規矩；跟子游相處的時候，公私分明，不願意攀私人交情，這就了不得了。所以孔子問他，你認了人沒有啊，子游就舉出澹臺滅明。

今日之下，我們要認人，就像子游認識澹臺滅明這樣，那就不會錯誤的。認得

人，他的地位比你高，你可以跟他學；他的地位跟你平等的，互相切磋，那就受用的不得了。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請各位翻開二百三十五頁。孟之反根據漢儒注解，姓孟名叫之側，這裏講之反是他的字。他那個時候，齊國跟魯國兩個國家有一場戰爭，這個事情根據注解，是在春秋魯哀公十一年的時候，《左傳》裏記載，那時齊國人派了軍隊來攻打魯國，魯國那個時候，本來三家大夫不想來抵抗，後來孔夫子的學生冉有、樊遲，他們建議季氏家裏要出兵，結果後來出了兵了。出兵的時候，樊遲、冉有他們兩個帶了軍隊，另外孟之反也帶了一個軍隊，從兩邊去迎接齊國這個戰爭。結果樊遲、冉有這邊打了勝仗，孟之反這邊打了敗仗。打了敗仗的時候，古時候作戰，打敗仗要撤退的時候，很不容易。一般撤退的時候，有先往後撤退的，但是要有膽子很大、武力很高強的在後面掩護。孟之反就在撤退的時候，他在最後，叫作殿後。到了回到魯國要進城門的時候，孟之反把這馬用鞭子策了馬往前跑，他說：不是我很勇敢，我在後面掩護，而是這個馬，牠不肯走到前面來，是這個意思。

這章經文裏面講，孔子說，「孟之反不伐」，伐就是自己有功勞。自己不表現自己功勞出來，不願意讓人家知道，叫作不伐。「奔而殿」，奔就是作戰失敗了，要撤退了，這叫奔。這時候殿，他就在最後保護軍隊往後撤退，安全的撤退，他在最後。可是「將入門」，快要回到魯國城門的時候，「策其馬曰」，策就是鞭策他的馬，把馬鞭策就往前，就跑到前面來了，對在城門口歡迎那些人說了，「非敢後也」，不是我很勇敢，我在殿後，而是「馬不進也」。這就是孔子稱讚他不伐，自己實際上是殿後，保護撤退的軍隊，到後來他自己把馬鞭策往前跑，跟他的國家人說，這個不是我的勇敢。這很了不起，所以孔子讚歎他，孟之反不伐。不伐也就是顏子所講的無伐善，無伐善就是不要自己表揚自己的功勞，這個與後來的人，一自己有什麼功勞，馬上就說出來，不但如此，而且還請人家替他宣傳，這個孟之反跟那些人完全相反。

這章經所以孔子讚歎孟之反，是因為他自己不誇耀自己的功勞。過去老師在講這章經的時候，就說我們學道的人，就要學孟之反這樣，孟之反在作戰的時候，有

功勞自己不誇耀自己。根據這章經文研究，我們學道的人，無論作任何事情，作任何有功德的事情，不必為自己宣傳。不為自己宣傳，那人家不知道，不知道這個功德，這是陰德。陰德可以變成無漏的功德，那正好，自己不著功德這個相，就把有相的變成無相的，那功德最好。因此，在這裏就要學孟之反，作任何事情不要伐，不要自伐其功。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各位看二百三十六頁。祝鮀是衛國，就是衛靈公的那個國，他是衛國的一個大夫，他口才很好。這口才很好，我們要加以辨別的，有好的口才，看他用在那方面。用在弘揚聖人的道理的話，為文化作宣揚的話，這個口才就好，這叫辯才無礙。如果把這個好的口才，用在諂媚人家，取得人家對他好感，然後他自己可以取得很多的利益，這個用在不好的地方，這種叫佞，這個佞就是用在不好的地方。祝鮀就是憑他的口才，得到衛靈公的信任，所以他在衛靈公那個朝裏面很得意，衛靈公很信任他。

再有「宋朝」，宋朝是宋公子，他是一個外表長得很英俊，算是一個美男子。他從他的國家、宋國，在他自己宋國大概有些事情，住不下去，就是出奔，奔到衛國來。到了衛國，衛靈公夫人南子一看宋朝，這樣英俊的一個美男子，南子就很寵愛他。南子這個人品德就不很好，所以看這個宋朝、宋公子他一到衛國來，就得到南子的寵愛。這兩個人，一個是憑他的口才，得到衛靈公的信任；一個是憑他的美

貌，得到南子的寵愛；這麼兩個人。孔子就是就著這兩個人，發表這一章的言論。

他說「不有祝鮀之佞」，佞是佞口，專門是拿這個口才來向衛靈公獻諂媚。不有是如果沒有，不當無字講，無祝鮀這樣佞口，這是講祝鮀這個事情。「而有宋朝之美」，而這個字有兩個意思。一個是相承的意思，相承就是跟上面的意思，順著上面的意思說下來；一個是相反的意思，下面接著這一個句子，跟上面相反的。在這裏不當相反的用，當相承的用，承就是承受的那個承，一脈相承的承。如果沒有祝鮀的那個佞口，而有、以及，而在這裏當相承來講，當以字講，當及字講，以及宋朝那樣美色，「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難免今之世矣，就是孔子那個時候。今之世是什麼世，根據《皇侃疏》，皇侃引用范甯的注解，所謂今之世、孔子說的那個今之世，各國的君主都是無道，所以今之世是無道之世。在無道之世難乎免於，免於什麼呢，在這個無道之世，必須要有祝鮀的那種佞口，以及宋朝那種美色，才能夠在那個亂世、無道之世，能夠取得國君以及國君夫人，那樣信任他、寵愛他，沒有祝鮀之佞，以及宋朝之美的話，在這個無道之世，難乎免於，免於就是沒有辦法在

那個無道之世，能夠適應下去，生存下去。一個正人君子，說話規規矩矩的，不想取悅於人，更不想拿自己的美色，來取得人家的寵愛，這個君子絕不肯這麼作的。不肯這麼作就是不像祝鮀之佞，也不像宋朝之美，那就是在這個無道之世，很難存在了。

孔子講這一章書，意思是什麼呢，主要的是諷刺衛國衛靈公，以及衛靈公的夫人，他只認識那樣的人，正人君子、賢能的人，他認不得，認不得賢能的人，他也不能夠任用賢能的人，你說這個國家還有得救沒得救呢。孔子是諷刺衛靈公，至於南子，那值不得孔聖人一提。衛靈公是個無道的人，靈公是諛號，為什麼還說他是個靈呢，靈感、有靈氣呢。古人作諛號就根據他這一生，他所作的事情，用一個字定出來他一個諛號。凡是這個靈字，大概這個國君都是無道，可以說在他手裏，幾乎就要把這個國家送掉了、滅亡了，但是還沒有滅亡，沒有滅亡是為什麼呢，還靠他有一點點靈氣在那裏，這叫靈公。春秋時代衛靈公，到後來漢朝漢靈帝，也是靈，後漢的漢靈帝，就在他手裏把這個國家斷送了。所以一看這個靈字，就知道這個國

家就是斷送在他手裏。

這一章經主要是諷刺衛靈公，也是藉著這個諷刺衛靈公，凡是後代從事政治的，後代治理國家這些皇帝、天子，都要從孔子這一章經裏面，好好的反省，拿衛靈公以及衛靈公的南子，好好反省。南子當然不好，假如衛靈公自己是個明君，明君也不能夠讓南子那樣胡作妄為，歸咎起來，還是衛靈公本人。

在古時候君主政體固然這樣，就是到現在，現在各國都是講民主，民主時代道理還是一樣。民主國家的總統，你作的事情，對於國家是有損還是有益，在當時也許他運用很多的方法，讓人家找不出他的罪過出來，但是歷史家的史，歷史到後來可以寫出來。這還不算，歷史這是人世間的，無論佛家、是儒家，都講三世因果，三世因果六道輪迴，這可不得了，一個昏君認不得賢能的人，不能夠用賢能的人，把國家治壞了，把國家治壞誰受害，全國人受害，這個罪過當之不起，所以除了歷史寫他的罪過之外，他本人一死之後，那就要墮落了，墮落到那裏去，大家學佛學儒都知道，三途，一墮落到三途裏面，什麼時候出來，那可是難了。

孔夫子在這裏講得很含蓄，只講到這裏為止，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一般賢能的人，不學祝鮀之佞，沒有宋朝之美，就很難存在了，大家看看，一個從事政治的人，自古以來都講：為政不在多言，一個辦政治、治國平天下，不是靠每天向天下人來宣傳，你要真正的對於老百姓有好處的事情都作了，事情作出來就好。可是偏偏現在全世界都是這樣，流行著演講，自己政治的事情還沒作，先就到處發表演講，這是現在的風氣。孔子對於辦政治的人，不主張如此，真正是一個辦政治的人，心理想到的就是民眾，你作什麼事情，任何事情都是為民眾作的，不必放在口頭上講出來，講得很好聽。孔夫子的政治學，非常注重作實際的事情。用處非常廣泛，我們學道的人也是，講得頭頭是道，自己脩行的行為，真正脩持的工夫，自己要能作得出來。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下面二三七頁，戶這個字與門不相同的，門是兩個戶字，戶是一扇門，這個字是象形字，寫那個篆字，就像一扇門的那個形象。古時候的房屋，外面的門、對外開的這個門是兩扇，叫大門、叫門。門裏面，家裏的人有自己的寢室，自己的寢室那個門一扇，一扇門叫戶。這就是說，根據《說文解字》講，戶是護也，半門曰戶，是象形字。戶這個字是當護講，《說文解字》解釋這個字，它有很多方法的，戶，護也。藉著護字這個音，來注解它的意思，就是戶當護講，這是以音來解義。再講，戶是個半門，門的一半，門是兩邊，兩扇門，半門就是一扇門，這是個象形字。

先把這個字看明白以後，孔夫子的意思，「誰能出不由戶」，在家裏要從自己寢室裏面出來，都要從寢室這個戶出來，誰能夠不從這個戶出來呢，不從戶出來就不來，這是一句，就等於作詩一個體，興體。作詩的方法，《詩經》裏面作詩的方法有三種，一個賦體、興體、比體；比是拿這一樁事情，比喻那一樁事情；興體也是如此，它跟比體不同在那裏呢，興體往往在下面正確的意思還沒有說的時候，它

在前面就提起來，作一個發起的意思。誰能出不由戶，這是興起了，興起什麼呢，興起了下面的意思，「何莫由斯道也」。何莫由斯道也，就是一個人，一切的作人之道，他的行為就像走路一樣的，一定要走上那個道路，不走在道路上，在沒有路的曠野裏面走，你要走到那裏去，道就是路。

由這個道路的道，引出來的就是說，我們作人有作人之道，作人之道是什麼呢，就中國文化來講五倫道統，五倫道統比如說，在《禮記》裏面就講有十義，五倫十義。五倫十義比如說父慈子孝，父母對於兒女要慈，兒女對於父母要孝順；兄弟之間互相友愛；夫妻之間互相尊敬，互相講究道義；朋友互相講信；君臣之間，君主怎麼樣對待臣子，臣子怎麼樣對君主；作人要講這個十種義，這就是道。

講這個道，除了人間這個十義，還有天道，人道、天道。天道就是自然之道，人道必須跟自然的道相合；如果人與自然之道違背了，這個人道就不能稱其為人道。自然之道，天地有好生之德，天，春夏秋冬四時運轉，為了就是使大地上的萬物，能夠生長，能夠存在；大地承載著萬物；合起來講，天地都是好生。萬物、每

一個物，動物、植物自己都是好生惡死，天地之道、自然之道，就是幫助萬物好生惡死。我們人學人道，就要學天道，拿一個字，什麼字，就是仁字，仁義道德的仁。比仁再淺的話，就是恕道，忠恕之道這個恕道。這個恕道、仁道就是合乎天地好生之德，合乎天道，這個文化講究一體的。

果然我們一個人，對一切人順乎天道，有好生之德，就是用自己的仁心，這個仁心是從自己本性出來的、起的作用。果然這個仁心，對人對自己，時時刻刻存著仁慈之心，仁者壽，真正是個仁者，他自己就能得到長壽。為什麼得到長壽呢，我們普通人與別人有意見不合的時候，有利害衝突的時候，自己心理就忿忿不平了，就怪這個人不好、怪那個人不好，這個仁心就不起作用了，貪瞋癡就出現了。貪瞋癡一出現，別人還沒有受到影響，自己就先受害，自己內心的金木水火土，這個五行就不平衡了，心理就不能夠心氣和平，自己生理的、心理的，沒有那樣和平之氣。沒有和平之氣，現在很多人，西醫用種種的儀器來檢查，很多病檢查不出來。真正檢查出來，那是中國古代的醫師、中醫師他用他的方法，聽他的聲音，看他的氣色，

再看他的脈搏，這是整體的來看他，看得出來。最主要的病根、病源在那裏，就是他心氣不能和平，五行不能正常的運轉，這問題就出現在這裏。

所以人道要學天道有好生之德，對待一切人要關心，要拿自己的慈悲心來看待一切眾生，這是人道。人道既是如此，孔子講何莫由斯道也，要想作一個人，誰能夠不走這個路線、走這個道呢，必得走仁慈這個道，不走仁慈之道，就如同一個人要想出寢室，不從寢室門出來，從那裏出來呢。這章書是這樣解釋，前面是個比喻，是個興、興體，主體是下面何莫由斯道也，任何人要想自己身體很健康，心理要學君子之道，特別想學聖人，要想解決生死問題，在有生之年活得很健康，就必須要走這個路、走這個道，不由這個道，那個人道就談不上，這章書是這樣的研究。一開始研究勉強，勉強就是知道講仁慈，拿忠恕、拿仁慈對待一切人，知道這對自己有好處，對人家有好處，開始勉強而行之，這叫利而行之，有利益，行到自己有工夫了，自己身體心理有了法喜了，得到好處，不這樣作不行了，叫安而行之。就是從勉強行之，一直到安而行之，那你這是有道之人了。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現在請看二百三十八頁，質是本質，文是文彩。野一般講是野外，在古時候講野外，它有地區的、有分別的。比如說城市裏面叫作都市，都市以外的叫作郊，郊外面再有野，那就是一層一層的往外面來分辨。知道這個意思，野這個字我們不能把它解釋成很野蠻，那是對人講的野蠻；這個野字是就地區講的，住在鄉下就是了，在城市以外的、住在鄉村裏面，那個叫野。文質彬彬這個彬彬，在古文是人字邊一個分字、分別的分字，我們現在一般人講份、本份，本份那個份字，其實那不是份字，那是彬字，就是這一個彬字，這個左邊是個林字右邊三撇，這是彬字，古文、古字這個彬字就是那個份字，人字邊一個分字。

孔子在這裏說，「質勝文則野」，本質超過了這個文，文是學習各種的禮儀，知道文章各種文彩，這叫作文。如果本質勝了文的話，這則野，這個野是什麼呢，就像鄉下人很樸素。他的言語、他的行動不像在城市裏面的人，有一些是在政治上從事政治的人，他講究那些形式、那些禮儀，所以質勝文就是野了。

「文勝質則史」，如果文勝過本質的話，那就史。史是什麼呢，一個是歷史、寫的書，叫史書；一個呢，史官，古時候寫歷史的人是專業的，專業的叫作史官。在春秋的時候，很多史官，比如說《正氣歌》裏面講，太史簡，舉了好幾位。再說，左丘明，在那個時候也是寫歷史的。到了漢朝，你看司馬遷，司馬遷他的父親，他是寫歷史的世家，叫作太史公，這都是寫歷史的專家，叫史官。文勝質則史，那就是說文彩禮貌偏多了，多於那個本質了，那個就如同史書、寫的歷史書，歷史書是由史家寫的，史家他寫歷史完全用春秋之筆，公正無私的寫出的歷史可靠；如果這個歷史家心有所偏的話，寫出的歷史書裏面不完全可靠。除了左丘明這個歷史家以外，其餘的寫歷史，免不了多少還有所偏的。像漢朝司馬遷寫的《史記》，就算是不错，很好，他也有一些對於漢朝不滿的地方，他這個筆寫出來，也不能夠像左丘明那樣的公正無私，所以你看寫那個《史記》前面有本紀，本紀後面有八書、有世家、列傳等等，在本紀裏面，他把項羽列在本紀裏面、項羽本紀，這個就是表示他對於漢朝不大滿意，類似這個不只一處，還有不少；到後來還有，後來就是寫那個《資治通鑑》的司馬光，他也不能像左丘明那樣公正。因此由歷史家寫出這個歷史

的書籍，寫這個歷史，可以相信，也可以不完全是符合那個事實，所以文勝質則史，文章禮儀這些形式上面超過了本質，這就如同史書那樣的，中間有一些問題。

所以孟子也講，盡信書不如無書，你要完全信書，那個書指的《尚書》，你完全相信《尚書》，不如無書，這是教人家，因為《尚書》裏面，在《武成》篇裏面，寫周家的武王伐紂，伐紂死的人多少呢，血流浮杵，把杵那個用具漂起來了，孟子就不以為然，武王伐紂是仁者弔民伐罪，殷家那些軍隊歡迎都來不及了，那裏還殺了這麼多人呢，所以他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是孟子對於史書的一種看法。

在這一章經裏面，孔子就講質勝文則野，固然是有所偏的，如果文勝質呢，則史，這也有所偏。孔子的看法，文與質不能偏的，所以文質彬彬。文質彬彬各位看後面注解，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按照包咸的注解，彬彬是文質相半之貌，文質相半這是兩者平衡的，文也不要超過了質，質也不要超過了文，相半，兩者平衡，所以這是彬彬，彬彬是文與質兩者融合在一起，彼此都不要偏。然後君子，這才是君子。君子呢，在那個時候是講國君，那個國君、天子都是為人君的。這個君字，按

照這個字，上面是個尹字，尹是當治字講，治國平天下這個治。下面的口，口是發號施令的，治國平天下一個在位的人，他發號施令，這是君，這是就政治這一方面來講。除了這個君主、有政權的人以外，一般讀書人他也發號施令，他發號施令是什麼呢，像孔子，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木鐸就是號令，孔子拿古聖先王這個道，到處宣揚，就等於是君主、是天子下命令一樣教化一般人。孔子雖然不在位，他能夠把古聖先王這個道，宣傳教授弟子，這就是跟君主行君令是一樣的。

我們一般學道、讀書人，我看我們大家都沒有這個機會作天子，別說作天子，現在要作一個國家的總統，我們學道的人恐怕機會也不多，但是可以學孔子，把這個道學好了，文章也學會了。學文章幹什麼呢，學文章要表達這個道，我們勸人家學道，自己學道，自己學道你要能夠讀得懂佛經，讀得懂儒家的經典，這要學文；你要向外面弘揚佛法、弘揚儒家的學術，也要用文字，不論用古文也好，用現代的語體文也好，文字都要經過訓練有脩養的，你不能學現在在網路上那種文字，白話文也有章法，也有表達它文章的藝術，也要學，這都是工具，所以要文。有了這個

文，自己學，勸人家學，本質就是你對於佛法，對於儒學這個道，自己都有道的內涵，都在那裏脩養，外面這些表達的工具都具備了，就是文質彬彬，這時稱得上君子。你作不了天子、作不了國君，學孔子這樣，學一個文質彬彬的君子是可以學的。

我們現在看全世界都是亂，大家都是講功利，不講仁義，我們要想把世界這樣改變的話，不是不可能，不要小看自己，自己具備這個文與質，都有了，文質彬彬，你就是君子，你就可以對天下人發號施令，把古聖先王這個道，很明白的，用藝術化，用文章表達出來，你就是君子。這一章我們自己看了之後，要學文質彬彬，不能偏廢。

說到這裏，我們想到念佛的人，很多人說我們一句名號，一直持下去就好了，還研究這個佛經的教理幹什麼呢。要知道，你只以這一句名號，求其自己能夠往生，不要研究佛理的話，過去雪公講，你這個學法，你不能往生，怎麼樣呢，學淨土宗念佛法門這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在有生之年你必得要發菩提心，要自度度他，自行化他，你自行化他，你不研究教理怎麼行。

如果說你自己一個字也不認識，沒有能力研究教理了，那要發心什麼呢，發乘願再來的心，我一句佛號念到底，念到往生為止，往生之後，一定要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之後，我一定要乘願再來，要發再來心，這是不認識字的人，沒有能力看經典，沒有能力研究經典，只好這麼辦法。但是發心的時候，還要發乘願再來的。這樣看起來，我們看有些念佛的人說，我不要研究了，我自己念佛就好了，這個見解是不對的。研究儒家也是這樣，孔子教他的弟子，你要學君子儒，不要學小人儒。小人儒就是我自己懂得道就好了，那你對於弘揚古聖先王之道有什麼好處呢，必得要學君子儒，把這個道理弘揚出去，學這個文質彬彬。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下面是二百三十九頁，孔子說了，「人之生也」，我們一個人生到人世間來，在人世間能夠生存下去，憑甚麼呢，憑一個「直」字，直這個字你看看，上面一個十字，中間是眼睛那個目字，下面從左邊先寫一豎，然後彎過來一橫，一豎一橫這個連起來，這個字古時是一個字，叫隱字，隱藏的隱字。十目所視，十個人的眼睛在看著，我們任何人要想隱藏自己什麼私心，不可告人的事情想隱瞞，隱瞞不了。中國這個字，造字就有這麼多的意義在當中，這個直字就是說，我們學道的人，就要學這個直，起心動念不要認為，我在心理起這個念頭誰知道，你看這直字就知道了，就等於人家十個眼睛在看，念頭瞞不了人的。存著這個心，起念頭就是直的。

所以古人造字，在直字下面加一個心字，直心，直心就是道德的惇字，直心是道場，這個惇。這個惇是什麼，性德，就是《大學》裏面講在明明德，明明德那個明德，就是從本性起來的那個性德。直心呢，直心這個心就是真心，從真心起來這個德沒有變壞，是直的，沒有起變化。我們普通人凡夫眾生，起念頭就是妄念，就

是彎彎曲曲的，以為人家不知道。人家不知道啊，凡夫眾生不知道，證果的人知道，證果的人明心見性，證到自己本性了，一下就知道。別說菩薩了，證到四果羅漢，任何人他起的什麼念頭，四果羅漢馬上知道，為什麼呢，他把見思惑通通斷除乾淨了，那個枝末無明斷除乾淨了，自己本性起了一部分作用了，他就能知道人的念頭，何況到了大菩薩地位，登地菩薩都是法身大士了，我們凡夫眾生起的念頭，他怎麼不知道。所以一個學道的人，你要知道這個直字，一切起心動念就要保持性德不要變。這個念頭從那開始學起呢，就是從這個仁慈開始，佛教學佛就是慈悲為懷，儒家孔夫子講仁恕，學仁就先從恕道開始學。人之生講到很徹底，我們一個人生存在世間就靠這個直。

「罔之生也幸而免」，也有不直的，跟直相反就是罔。這個罔是誣罔，罔是彎彎曲曲的，心理彎彎曲曲，過去雪公講，一個人心理勾勾道道的，什麼勾勾道道，這個念頭勾那個念頭，那個念頭勾這個念頭，每個念頭就像鉤子一樣，那樣不直，彎曲，勾勾道道的這個心，這叫罔。這種人他的心理滿心都是自私的，起心動念就

是為自己，這種人不能夠在世間生存。但是，孔夫子沒有把話說到絕處，在春秋那個時代，罔者的人很多，他還能生存下去，甚至於活得很長久，壽命很長，這個孔子講幸而免，按照道理講，不能免的，不能生存在世間，但是他能夠生存在世間，而且在政治上比一般人，還要好像顯得又能夠得到國君的信任，就像祝鮀那樣的，他非常得意，這在孔子講，這是幸，僥倖。按照道理的話，他不能夠存在世間。但是，孔子話只說到這裏幸而免。

幸而免，你看春秋時代那些小人，包括國君在內，那都是些小人，沒有道，無道的君主，無道的幫助君主作事情那些臣子，他作的事情都是傷天害理，叫一般老百姓受飢餓死亡，害死多少人這個他不負責任嗎，他沒有報應嗎，有報應的，但是就凡夫眼來看，他沒有報應。但是天理、因果免不了，他一死的時候，必然要墮落到三途裏面去。還有那些人，在當生也受了報應了，沒有得到善終，但是雪公那時講，得到報應是花報。比如說蘇秦張儀，蘇秦張儀他的言語，跟孔子弟子宰我子貢來比，言語都是能言善道，不同在那裏呢，宰我子貢的言語說出來，都對當時政治

的局面就能扭轉過來，把它改好；蘇秦張儀在那個時候，那時候是戰國時候，擾亂天下，不同在此。擾亂天下，後來雖然是受了刑法，但是是花報，果報還在後頭，果報在死後。

所以講這個因果報應，不止是佛家講的，儒家也講這個六道輪迴。孔子在《周易》〈繫辭傳〉裏面講，精氣為物，遊魂為變，這遊魂為變，變來變去，出不來六道。我們研究《論語》，千萬不能學程朱，程是有大程有小程，小程——程頤，他哥哥大程比較好，沒有毀謗因果。程頤跟朱子就毀謗因果，那就不得了。從宋朝一直到清朝，到現代，很多研究儒學的人，他還脫離不了朱子的這種見解，一提到因果，就認為這個是佛家的，他就不知道儒家孔子照樣的講因果，不但孔子講，《左傳》是左丘明寫的，在《左傳》裏面講的因果，多得很。就是司馬遷寫的《史記》，夏禹王的父親鯀，後來變成動物了，到了羽淵裏面變成黃熊，下面四點就是熊，也有三點叫黃熊這兩個字，《左傳》裏跟《史記》裏面寫的是兩個字，兩個字是一個意思，是一個動物，人變成動物，要多讀些歷史自然就知道了。所以這章經裏面，孔

子說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一個人不學直，學直就要把那個罔，罔我們人人都有，任何一個人心理都是罔，私心滔滔的，必得把這個罔一層一層去掉，變直了，這個道就能夠學得好。

我們今日之下一方面念佛，一方面還是跟人家爭這個是非，一切為我自己，這個佛念不下去，就是念，也有不念佛的時候，那個罔心又起來了，想想看，他到將來臨命終的時候，怎麼往生。正確的說，臨命終的往生必須有直心，他才能感應阿彌陀佛來接引，沒有直心的話，那個罔心起作用的話，阿彌陀佛感應不來。孔子在這裏講，不必等到壽命終了的時候，在有生之年，我們學這道理，懂得這個道理，就要學直。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好、樂這三個字有三種境界。知識很重要，我們求學要問，我們為什麼要
求學，為什麼求知識。我們一個人沒有知識，對於我們自己個人的衣食住行，一切
的生活，我們都不知道。在與人家來往，待人接物之道，這些都要知道。講這個禮，
要知道，有禮能夠行遍天下，無禮門都不能出，一出門的話，就受到人家來反對，
這個都要知道。我們周圍一切的一切，現在用這個電用這個水，這些都是普通知識，
法律有法律的知識，我們個人衛生，有衛生的知識，這個都要知道，知道之後你才
能夠生在世間。

但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知道是知道一個事情是這樣的話，再進一步好，
知道一件事情是這樣來的，然後知道了再進一步追求它，追求所以然的道理。進一
步知其然，要追求知道所知的道理，道理再進一步知道所以然。第一步求知識，第
二步求其這是怎麼回事，知道當然的；當然再進一步是求其所以然，研究它究竟
的道理，三層境界。第一個知是知識，第二個好者是知其然，第三樂之者是知其所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以然，這三者，這個都要好學。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各位找出《論語講要》第二百四十一頁。孔子對於教學、對於學習的人，分出幾個等級出來，那就是說，是那一等的人，才能跟他講那一種的學術。這裏講中人以上的，在中等人才以上的，那就是上等；中等以下的，就是下等。這就學習的能力來講，在今日之下，就是一般講的智商，智商是有上等的，中人以上；智商是下等的，就算是中人以下；中間的就是中等的。這是大致分上中下三種，要詳細分的話，上之中有三品，中間、下也有三品，有九品；這是大致的分而已。

「中人以上」，就是上等智慧的人，那就是說可以跟他講上等的道理，那種學術。中等以下的，那就是下等根器，不可以語上也，就不可以跟他講上等根器的道理。剩下就是中等的。所以這樣講，這是完全根據因材施教。上等根器，他的領悟力非常強的，像顏回那樣上等根器的人，你要跟他講普通的學術思想，他不滿意，必須跟他講上等的智慧，上等的學術。就拿佛法所講的話，講明心見性，明心見性的講法，比如說按照《金剛經》裏面講，跟他講不要著相，無我相、無人相一共沒

有四相，這樣跟他講，一講他就明瞭，你要跟下等根器講，講得再清楚，他悟不過來。悟不過來事小，就怕他誤會了、誤解了。佛法講你要見到本性，必得要明瞭真空，講真空這是上等根器的人，上智之人他一聞就知道。下等根器，他怎麼樣聽，也是不明白，所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中等根器的人，那就可以了。中等根器的人，講究適合中等的，這個他聽得明白。

孔子告訴他的學生，講究學這個學問的時候，必得要合乎他是什麼程度，才跟他講那一種的學術。比如說孔子弟子之中，問這個仁，仁義道德的仁，但孔夫子講的都不一樣，孔子這些弟子都是七十二位賢人之內的。比如顏子問仁，孔子跟他講克己復禮為仁，孔子只對顏子這麼講，對別的沒有這麼說。下面，比如說樊遲問知，樊遲又問仁，他跟樊遲講的仁，又是一種講法。所以從這一章經文裏面講，我們大家勸人家學佛，我們也勸一般人學中華文化，那就要看對方，他的領悟能力，然後針對他的能力，再跟他把這個學術講出去，一講出去他就能接受，講太高他聽不懂，對於上等根器的人，講得太低，他聽得沒有興趣，他已經知道了，那還講什麼呢。

所以孔子他教人家講學，你要知道這個人的學習能力，有這幾種不相等的。孔子自己就是對於弟子循循善誘。

學這一章，知道要學孔子循循善誘，一步一步的，他弟子學到什麼程度了，再引他往前再進一步。這就跟釋迦牟尼佛說法一樣，在鹿野苑裏面，跟五比丘講的是生滅四諦，到後來呢，慢慢進步了，學大乘法門，學無生四諦，再進一步講無量四諦，都是一步一步的循循善誘。到了講法華經的時候，那就開權顯實了。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這個知字就是智慧的智。樊遲在這裏問孔夫子，問這個智慧，又問仁，根據劉寶楠的《論語正義》，是這麼說的，他的看法，樊遲所以問仁問知，可能是樊遲那個時候，要出去從事政治了，去從事政治，那就問他的老師，辦政治要有什麼智慧，孔子的政治就是要施行仁政，所以他問這兩個問題，一個是智慧，一個是仁。

先問這智慧，孔子就答復他，「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務民之義，務是當作事情的事字講，務民就是替民眾作事情，就是民事。你去辦政治，替民眾作事情，就是務民。怎麼作法呢，這個意義是什麼呢，敬鬼神而遠之。敬鬼神而遠之，這個古人注解，夏商周三代都不相同的。夏朝講究命運，尊天命，他對於事奉鬼神，敬神。雖然事鬼神，不是一切都依賴鬼神，而遠之，遠之是保持一個距離，然後他注重人事，在人事方面，他比較注重。夏朝後來就是殷朝，殷朝開國的時候成湯，成湯王開始建立的這個殷朝。他是遵照鬼神，他就一切都來敬事鬼神。到周朝，周

朝他是遵照禮，就是周公制禮作樂的那個禮，他是尊重這個禮的，也是敬事鬼神，事鬼敬神而遠之。事鬼敬神而遠之，就是也要跟鬼神保持一個距離，任何事情也不是每一樁都要問問鬼神，他是要按照這個禮來行事，來辦事情，所以他注重人事。所以孔子根據三代的敬鬼神，三代都不同。

到了周家的時候，注重這個禮，注重禮，雖然是敬事鬼神，他不一切依靠鬼神，他敬鬼神，鬼是什麼呢，鬼在過去講，人死了為鬼，凡是自己家裏的祖先，父母在世是父母，父母不在世的時候，也就是鬼了，父母以上的祖宗都是叫鬼。神是什麼呢，神是這個人，他在人世間的時候，作了很多公益的事情，對於人羣社會作了很多慈善的事情，他死的時候，大家就奉他為神明。這樣看起來，周家注重這個禮，那個事鬼敬神，當然不像殷朝一切依賴鬼神，也與夏朝不相同的。夏朝敬事鬼神，雖然也是敬鬼神而遠之，可是他尊這個命，尊這個天命的。周朝按照禮，他這個事鬼敬神，是報答祖先這個恩德的，是報本的。所以與前朝，夏朝、殷朝都不相同。

因此孔子在這裏講務民之義，義是什麼，義根據《禮記》〈禮運〉篇裏面所講，

這在講義裏面也列出來了，五倫十義，五倫是父子、夫婦、兄弟，這家裏的三倫，外面君臣、朋友兩倫，就是五倫。五倫每一倫都是對待的，父子這一倫是兩個，一個是父，一個是子；夫婦也是兩個人，兄弟也是對待的，外面君臣、朋友，五個對待的人事，有十個人，十個人各有各人應盡的義務，就是五倫十義。五倫十義就是要父慈子孝，下面各位自己看就知道了。就講父慈子孝吧，古人講這個父慈子孝，就教育方面來講，教育是國家辦的教育。國家辦的教育，老師跟學生講，就講於父言慈，於子言孝，在父親這一方，作父母的要講仁慈，對待兒女要仁慈；在兒女這一方，就教兒女對待父母應該盡到孝道，這叫於父言慈，於子言孝。不能跟現代人講，現代人怎麼講法呢，現代講反過來了，在兒女這一方面，教他父母對待你應該要慈。在父母這一方面來講，兒女對父母應該講孝。這個不能這樣講，這樣一講的話，父子之間就有所爭執了。必得在父母這一方面，要勸告父母對兒女要有慈；對兒女這一方面要講你要盡孝，是這個講法。

務民之義，你去辦政治，替民眾辦這些事情，這個義就是講五倫十義，把五倫

十義這個道理，辦政治的人就要作一個表率，也拿這個教你所有的民眾。務民之義這個都是講人事，五倫都是人，盡到人事，至於說鬼神，要敬事鬼神了。敬事鬼神不是依靠鬼神，不能像殷家，殷朝什麼事情都占卜，都問鬼神。有的鬼神有一點神通，他這個神通是在他的那一道裏面的報得通，不是脩來的，是報得的，在那一道裏面他有那一道的神通，他那個神通靠不住，看得不夠那麼透徹。比如說現在在內地，在臺灣有很多城隍廟，城隍是個神，城隍神他有一些神通，在人事方面，他有了，但是看得不多，了解得不多，所以不能什麼事情都依靠這個神明。那就是一切注重人事，把五倫十義學得很好，教民眾在這一方面好好的學習。真正在五倫十義這一方面學得很好，他自然智慧就出現了。比如說這個父慈子孝，慈與孝都是從本性裏面出來，在這一方面他就能夠有這個智慧。朋友之間講信，信也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這樣學習比問鬼神可靠，所以是敬鬼神而遠之，這個「可謂知矣」。孔子就告訴他，你去辦政治，你講這個智慧，盡量的在人事方面講作人之道，作人之道就是五倫十義，在什麼地位盡到什麼的義務，鬼神，要敬他，要恭敬他，恭敬他是為了報答他的恩德而已，這就是智慧，可謂知矣。

再「問仁」，孔子告訴他，「仁者先難而後獲」，什麼叫先難而後獲呢，按照孔安國的注，先去勞苦，然後才有功德，才有功效。作任何事情，這是就善事方面來講，要作一個善事情，對民眾有好處的，不那麼容易的。你要肯去作，你辦政治要實行仁政，都是為著老百姓有利益，你才是一個好的政策。你要實行一個好的政策，替老百姓，老百姓不見得能夠了解，那你要不怕困難，你先去作。有種種困難問題，你先克服它，解決這些難題。然後事情作成功了，而後獲，你得到功效了。這個功不是憑空來的，是你實際上去作出來的，先難而後獲，要先肯去作，不怕困難，要先去作，有任何困難，你要忍耐，要想辦法來克服。

你不能像現在一般講民主，民主是要問問一般民眾，孔子講得很清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眾他看見只有眼前對他有些好處，他才看出來，深遠的他看不出來。就拿教育來講，你拿功利主義的教育來講，你幫助他家裏小孩子念書，念得成績很好，將來可以跟人家競爭，這個他知道，他很歡迎；你要教他這個小孩子學仁義道德，不要一開始就跟人家競爭，學做自己，這個他聽不進去，不大容易接

受。所以真正是一個政治家，認定了這一樁事情，對於老百姓有長遠的利益，你就想很多方法，讓民眾由之，不必講很深的道理，講深的道理，他不懂。不但一般人不懂，拿現在來講，《論語》的這些道理，孔子講這些道理，現在在學校受了很高教育的人，他不見得就能夠聽得進去，那就要講究辦法了，要學孔夫子那樣循循善誘，這是講教育。你辦政治，要作的事情可多了，每一樁事情都不那麼容易，這是先難而後獲。作出來了，民眾得到很多的利益，甚至於老百姓都還不知道。比如說，在古時候，堯舜的時候，堯舜那個堯帝，治理天下那種功德，孔夫子讚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帝那個政治辦得對於一般天下人這個民眾，那種功德就像天那麼大，大到什麼呢，一般人都不知道，那個真正是仁。再說父母吧，父母之恩也是昊天罔極，作兒女的知道不知道，一般都不知道。所以要先難後獲，不怕任何困難，先去作，作出有成績了，有了功效了，然後才得了這個獲，獲就是所獲得的成果。

雪公在講這一章經的時候，就特別從《中庸》裏面舉出一句話，「力行近乎仁」，凡是認定這個事情，對於天下人都有好處的話，你趕快去做就是力行，這就近乎仁

了，你作一分，就在仁上面顯出一分來。孔子教樊遲的，一個知一個仁，特別是根據劉寶楠的解釋，樊遲這時候準備要去從事政治了，用在政治上的智慧，孔子就是那個講法；仁不是在家裏，我坐著不動，你坐著不動，這個仁怎麼表現出來呢。必得要作事情，事情作出來了，然後仁才顯出來。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下面在二百四十五頁，知者是有智慧的人，這個樂讀耀，樂就是喜好的意思，愛好的意思。有智慧的人，他一見到水，就很愛好。仁者呢，有仁德的人，他見到山就喜好。根據古人注解，為什麼「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呢，根據包咸的注，智慧的人，他要運用他的聰明才智，來貢獻世間社會人羣，智慧是像水那樣流動的，所以智慧跟流水相近。仁者呢，山在那裏，安靜的在那不動，但是這個山裏面什麼都有。山的本身是土、石頭把它堆積起來的，由山上長出的樹木，各種花草，還有藏在樹林裏面那些野獸動物，所以山裏很多，它能夠容納萬物在它這個山裏面，它本身呢，安安靜靜的在那裏不動，這是個仁者，仁者的性情跟這個山是接近的，所以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這是藉著山水跟智者仁者比較的來講。

下面再講，「知者動，仁者靜」，動有什麼好處，動啊，動才有進步，水在那裏動，它是流動的，它才能夠滋潤大地上各種的作物、農作物，那麼人要用水，活水在那裏動。一個有智慧的人，他隨時在那變動，像水那樣的，他才能夠在那裏進步。

仁者靜是什麼呢，一個仁者安安靜靜的在那不動，他自己才能夠一方面有利於萬物，也能夠容納萬物，而自己在那裏安靜不動，本身才能夠堅固的，而不會分散。所以仁者就要學山那樣堅固，仁者作一個事情，他能夠擇善固執。

後面「知者樂，仁者壽」，有智慧的人他樂，樂的是什麼呢，他運用他的智慧，一天一天的在進步，他感到有樂趣，隨時有新的發現，有發明，他就樂。仁者壽是什麼呢，仁者在那裏安安靜靜的，心理定在那裏，生理在那裏正常的運作而不亂，這是得到壽，壽命可以得到很長。

這一章有三段，第一段講山水跟智者仁者，就這個體上面來講的；第二段呢，由體起用，在用上面講的；第三段有了結果了，就果上面來講的。就果這上面來講，智者得到這個樂了，這是得樂。仁者呢，得到壽。智者所以樂，大家好懂，他用出他的智慧，都有一種成就感，這是一個樂。求學問的，有智慧的人，他一學就能夠領悟，他的悟性比人家都強，他這個創作也比人家要好，這個都自自然然的有樂趣。人家求學，只能懂得世間的道理，世間法的道理，他一聞、一學就能夠把世間的到

出世間的學問都能貫通，是這個樂。仁者壽呢，仁者為什麼壽，一個有仁德的人，他能夠任何事情都是關心天下人，沒有一切為自己的那種念頭，這就是一個仁心。仁心按照五行來講，它是在東方、春天，春天的花草樹木都在那裏往外發，代表仁，有仁德的人他有好生之德。他的心理都是天下人，以仁心對天下人，又能夠如春天生養萬物，有這麼一個心理。

一個人若是相反的，整天就是為自己來想的話，就是自私自利的，他心理很複雜。心理很複雜，他的身體心理上，就不那麼正常。五行在身體裏面，運轉都沒有規則的在那裏亂動，心理不正常，生理也是亂了，所以很多病就出現了，這就一影響，壽命就不會很長。所以在《黃帝內經》裏面講，正常的人壽都可以活到一百歲，而且在這個一百歲之中，很少有什麼病的。他按照正常的那種作息起居，心理保持單純，可以很健康的活到一百歲。有一些人活不到一百歲，甚至於古時候也講，人生七十古來稀，七十歲，自古以來就是不多，那怎麼呢，為的就是人私心、私欲太重了。一個人的欲念太重了，就會戕害身體。

我們蓮社裏有出了一本書《壽康寶鑑》，大家有時間可以看看。要能得到長壽，而又健康，它那裏面講的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總原則，一個人要寡欲清心，心理要清淨，對於這個欲念要少，因為都是在家人，不是出家；出家那是不能寡欲，要無欲；在家人最低限度要作到寡欲，這是健康長壽之道。所以一個人活不到一百歲，甚至於連七十歲都不到，那就是自己糟蹋了自己。一個仁者呢，他都懂得，最重要他的心理很清淨，心理很安定的，沒有什麼複雜的思想，連帶他的生理這一方面，在那裏正常的運轉，所以仁者是壽，得到這個壽。壽在中國古書裏面講，有的一百二十歲算是高壽了；有的是八十歲，是中等的；七十歲只能算是一個只剛剛到了這個壽，還有再寬一點，要滿六十歲，才算是壽，不滿六十歲，是不能稱得上壽的。

講到這裏，那時雪公就提出一個疑問了，仁者一定能夠壽，但是孔夫子不但是仁者，孔夫子還是聖人，他只有活到七十三歲。顏子呢，他是個仁者，孔夫子都肯定他是個仁者，怎麼連六十歲都不到，這怎麼說呢，這個就是孔夫子聖人，就跟那個佛一樣的，佛在世間，他要到世間來，要活多久就活多久。釋迦牟尼佛在印度他

那個時候，只活到八十歲，為什麼呢，他在那個時候度化眾生，與眾生的緣分，應該度化的，有緣的眾生都度過了，佛到世間來，大菩薩到世間來，任務就是度化眾生，度化完了，這個任務就完了，完了還在世間幹什麼呢，換一個環境再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孔夫子也是這樣。顏回沒到聖人地位，他是大賢人，大賢人的話，應該是仁者得壽了，但是雪公講了，像顏回這樣的大賢人，把這個壽命不放在心理，日常的飲食居住都不注重，所以顏子居住在陋巷，吃的是一簞食，飲的是一瓢飲，那麼簡陋，一簞食、一瓢飲，吃的食物什麼樣的，他也不講究。他可以說是到了《金剛經》所講的，沒有壽者相，所以壽命不長，就是因為自己太不注重飲食這一方面。我們在人世間，雖然這個色身是假的，但是大家要發心弘法利生，你這個色身自己還要注意調養，一方面還要藉這個色身來脩道，一方面他還藉這個色身來弘法的。顏子就是太過於不計較這一方面，所以這是一個例外。

這是仁者壽，凡事有普通的，有特殊的，這要分清楚。這樣分清楚之後，你們各位將來到外面跟人家講《論語》的話，人家提出這個問題來，你就可以解答了。

你事情沒有這樣研究的話，你講這個仁者一定有壽，那是不錯，仁者是有得壽的，但是人家說顏子為什麼沒有壽呢，還有歷史上那些大惡人，他都能得到壽終正寢，這個道理怎麼說。這都必得要明瞭三世因果，儒家孔子是講的天命，要明瞭這個學問，然後才能講得通。

這一章書就說過去了，明瞭這個以後，問題人家怎麼問，你可以解答，不然的話，一問你解答不出來，你自己對於孔夫子講這一章經的意思，信心就建立不起來。那對於怎麼樣學仁，就打了問號，他的作用就是這樣。孔夫子講的話，要這樣一步一步往裏面研究，聖人講的話，永久是個真理。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下面就看二百四十七頁，孔子那個時候，齊國魯國都很亂，齊國也亂，魯國也亂，但是比較起來，魯國比齊國要好。雖然沒有道，要變就要變好。在孔子看，齊國要變好的話，一變可以變成魯國，魯國要是一變好的話，可以有道，是有道的國家，那齊國一變還不夠，還不能成為有道。

這個要講到當初齊魯這兩個國家，齊國是姜太公受封的一個國家。武王伐紂的時候，姜太公幫助武王伐紂，在沒有伐紂之前，姜太公是在渭水河釣魚，文王遇到了姜太公，把他請回到周家。然後到了武王伐紂的時候，姜太公幫助他來伐紂。姜太公懂得軍事，軍事學裏面講，姜太公有《六韜》，《六韜》就是兵書，可見得他在幫助武王伐紂的時候，武功很特殊。武功特殊，雖然武王伐紂，是弔民伐罪的，但是作將領的人，少不了要殺人的，這就是姜太公後來封到齊國去，他是尚武，注重武功的這個國家。

魯國呢，是周公的。周公幫助武王伐紂，他是在文治這一方面。伐紂成功之後，周公是制禮作樂，他這個禮樂制了之後，從周朝一直到現在，周公制禮，後代這些帝王都遵照周公的禮樂，所以他的功德不得了。那時周成王把周公封到魯國去，成王須要他在周天子朝廷裏面，幫助他治理天下，就叫周公的兒子伯禽到魯國去，魯國一開始就是注重文治這一方面。

當初姜太公到齊國之後，五個月的時間，就向周公報告他辦政治的成績。伯禽到了魯國，三年之後，才向周天子報告他的政績。當時周公還是在攝政的時候，代理天子，當時就講，將來齊國一定比魯國要強盛。可是呢，自古以來國家有亡國的時候，齊國一定比魯國先亡國，這周公看出來了。到後來果然是，齊國到後來，不是姜太公的這個齊國了，而是變成那個田齊，齊桓公那時創霸業的時候，從陳國來的陳公子，陳公子的後代，有好幾代了，五世其昌，到後代就把齊國的政權，陳公子到齊國來改成姓田的，到後來齊國不是姓姜太公的那個齊，不是那個齊國，改姓田，田齊。確實比魯國早亡國。所以這個時候孔子講，「齊一變至於魯」，齊國一改

變，改好了，改好只能到魯國那個時候的狀況。魯國那個時候什麼狀況，魯國是三家大夫掌握了魯君的政權，這個不算好。雖然不算好，魯君還是魯君在那裏。所以齊國改變，只能夠改變像魯國當時那個狀況。魯國再一變的話，只要一變，它就能有道，就合乎道了。雖然那時魯國三家大夫，季氏旅於泰山，八佾舞於庭，這個都是無道，但是在孔子看起來，只要一改，就可以合乎道了。

這一章經書，要看它的言外之意，從齊魯這兩國開國的時候，就是周天子封這兩個國家的時候，一個姜太公是注重武功，講究這個效果，馬上就能有功效顯出來；周公的兒子伯禽，他文治，辦得比較慢，慢雖然是慢，比較穩妥，這個國家的命運，可以延長得久。而這個文治雖然到了後來亂了，亂的時候，它的基礎很穩定，一改就能合乎道，武功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看這個世界，為什麼雪公對於外國現在講究功利主義，雪公不滿意，他老人家強調必須要研究、學習、實行我們固有的文化，這個文化是王道政治，不講那個功利，這才能可大可久。一直到現在，滿清末年一直到民國時代，世界這

些國家，那一個國家都侵略中國，中國地大物博，把中國的領土一塊一塊的瓜分過去。現在時來運轉，中國大陸強起來了，強起來，外國人又倡導了，你的國家強盛起來，對於他們有威脅了，有中國威脅論。但是一直到現在，中國向那個國家侵略，侵占那個國家的領土呢，沒有啊。相反的，美國是又把阿富汗滅掉，派兵佈署在那裏，又把伊拉克滅掉，又建立當地的一個政府，叫作傀儡政府，受它控制，它派兵佈署在那裏。你這個民主國家，你民主到那裏去，把人家侵略，就是講功利侵略主義。所以我們研究中國文化，就是從這些地方來觀察。必得自己講王道不要侵略人家，你自己國家才能可大可久，也不會危害其他的國家。所以真正說起來，現在要講究世界和平，非得發揚中國文化不可。他們現在講那個，那都是假的，沒有實力它就不講，有了實力它就侵略出來了。這章書要看孔子講的道，道就是王道，講文治，不要講武功，不要講那個功利，真正講文化是在此。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下面是二百四十八頁，孔子說「觚不觚」，觚是什麼呢，是在孔子那個時候，盛酒的、酒罐子這一類的東西，叫觚。拿現在來講，酒瓶這一類的。它這個觚有一定的容量，盛酒二升，這個觚它能盛到二升酒，這叫作觚。如果要盛三升，盛不進去，盛三升的有另外一個名稱，所以要盛到三升的叫作觶，不叫作觚了，盛四升有四升的名詞。這裏觚就是它裏面的容量，容納二升的酒。

「觚不觚」，觚這一個酒瓶子，我們拿好懂的，現在講酒瓶子，那時叫觚，限量只是盛到二升，如果說不是盛二升的話，或者少，或者比這個多，那就不算觚了，就是觚不觚，這句話是這個意思。下面說「觚哉。觚哉。」這兩句問話，孔子就說到這裏為止，觚呢，如果不是觚呢，孔子說，這是觚嗎，聖人說話就說到這裏為止。意思就是說，拿這個觚來作比喻，比喻在人事方面。那時候，齊景公問政，孔子告訴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就要盡到君主的責任，臣子就要盡到臣子責任，父子也是這樣，各盡其分。如果不能盡分，你套用這一句話，觚不觚就是君不

君，那問了，君哉，君哉。如果臣不臣的話呢，那就問，臣哉，臣哉。父子也是這樣，父不父，聖人要問，父哉，父哉。子不子的時候，子哉，子哉，就是這樣。孔子用這一句話，推演來講，用在五倫上面都是這個意思，孔子只拿這個比喻來講。就跟《詩經》裏面作詩的方法，有賦體，有比體，有興體，都是比。

詩要靠研讀詩的人，先把詩的文字研究明白了，文字文法研究明白以後，就要深入的研究裏面，詩所含的意思，詩所含的意思深奧得很，用起來的話，可以引申的用，用得廣泛得很。孔子這幾句話，就是跟那個詩一樣，你可以運用到五倫上面。如果孔子說，君不君，君哉，君哉。這樣說的話好懂，一般人一聽就懂了，但是那個沒有含蓄，詩是溫柔敦厚，孔夫子講這兩句話，就跟詩一樣的含蓄，溫柔敦厚。把春秋那個時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沒有明白講出來，就用這個比喻說出來，會詩的人一看就明瞭，講的是什麼事情。

在今日之下，你看看，政治也好，教育也好，社會各方面也好，你把這幾句話念念，好好地看一看，再看現在這個狀況，狀況要改，這幾句話，多念念之後，怎

麼改法子，就必須用孔夫子講這個道理，講五倫，五倫化為最簡單扼要的一句話，就是印光祖師講敦倫盡分。把敦倫盡分這一句話，用在五倫之中，社會風氣就厚道起來了。社會風氣一厚道，你這當國君的治國，你的國家不必用警察，治安一定是好。作天子的人，只要各國都能把這個敦倫盡分教化，每一個國家都這樣教化，你作天子就可天下太平，真正的中華文化就在此，這還不算，這還是世間法來講的。

講到出世間法，要成聖人，要了生死，從那裏了呢，還是從五倫上面講，敦倫盡分，學出世法，從世間法，吾道一以貫之，從世間法貫通到出世間法，也就是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敬，各盡其分，這就是出了世間法了。只盡自己本分，那就跟佛到世間來一樣，孔夫子聖人到世間來，純粹為眾生，不是為自己。所以敦倫盡分作到最高的境界，就是聖人的境界，他就了生死。

所以我們在這裏研究《論語》，跟其他地方也講《論語》，《論語》現代人也有注解的，你把外面的，你對照一下看看，跟我們老師所講的，不相同在那裏。雪公講的就是說，把孔子的原意都講出來。必得把出世間法能夠貫通起來，然後一般人

學敦倫盡分，他才能夠真實的在學。出世間法沒有講清楚的話，他勉強學，沒有誠懇懇的在那裏學，那只是學出那個樣子給人家看的而已，辨別就在這裏。所以你必须得把這個出世法，把它貫通起來。我們在人世間，不管你在什麼地位，是貧窮也好，是富有的也好，人人都有痛苦。要解決痛苦，徹底解決痛苦，那要把生死問題解決，為了這個問題，那要老老實實的，就要照孔子這話來學習。人人這樣的話，肯老老實實、誠誠懇懇來學，一部《論語》就能治天下，就能使世界和平。不如此的話，人家雖學了，也會講了，那就走上功利主義，就是說啊，我會講，會講又有許多人聽，我這個書注解出來，也可以賣了很多錢，這個意思是大不相同了。這幾句話要研究研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請各位找到《論語》二百四十九頁。大家先看看這一章經文，「宰我問」孔子，他說這個仁者，仁者這兩個字就是這個人作有仁德的事情，他算是一個有仁德的人，叫仁者。雖告之曰，雖然有人告訴他。告訴他什麼呢，「井有仁焉」，在那一個井裏面，有仁焉，焉是一個語助辭，仁這個字古人注解，把它當作人字講，比較容易講，也好明白。不把它當作那個人字講，就按照這個仁，就這個字講也可以講得通。當人字講，就是那個井裏面有一個人在那裏，有一個人掉在井裏面，「其從之也」，你這個仁者是不是到井裏面去把那個人救出來呢。把這個仁當人字講是這個講法。

如果不改為一個人的話，還是當這個仁字講，意思就是說，那個井裏面有一樁可以行仁的、作這個仁的事情，就等於一般人說你好作功德的，那個井裏可以作功德。這個意思叫井有仁焉，你到那個井裏面可以來作有仁的事情，這個也可講得通。

作仁義的事情當然井裏面有人，你把人救起來，這是合乎仁的一樁事情。

所以這兩者講法都行。其從之也，宰我就先把上面假設的兩句話，講出以後，後來就問孔子，其從之也，其就是指這個仁者，仁者要聽從人家告訴他井有仁焉的話，這個仁者是不是從之也，意思是說，是不是要到井裏面去。從之也這個也字，根據清朝有一個王引之，他在《經傳釋詞》裏講，他說這個也字當與字講。與字就是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那個與字，經典裏面是那個與字，我們普通用這個字，在右邊加一個欠字，欠缺的欠字，那個歟字表示疑問的話。照王引之的解釋，其從之也那就是其從之與，就問孔子仁者是不是一聽人家告訴他，井有仁焉，他是不是就到井裏面去，這個也是一個疑問的話。

下面就是孔子答復宰我的問，「子曰：何為其然也。」何為其然就告訴宰我說，其然就是指的是不是到井裏面去。孔子說何為其然，就是何能照你所問的話這麼去作，意思就是說不必然，那個仁者，人家告訴他井有仁焉，他不必然到井裏去。

不必然那怎麼說呢，下面「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君子就是指的仁者，可

逝也，人家告訴他井有仁焉，他可以到井邊去看一看。這個逝字根據馬融所講的，逝當往字講，往就要到井邊去看一看，君子可以去，人家告訴他這井有仁焉，他既是仁者，當然是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不可陷也，陷就是陷入到井裏面去。到井邊看一看是可以，你要是不問井裏面是不是有人掉下去，那不一定馬上自己就跳到井裏面去，總是在井外面要看清楚井裏有沒有人，沒有人的話，那就是詐騙，這要看清楚。就算有人在裏面的話，他自己要想辦法，那個井那麼深，又有水，自己跳進去，能不能夠自己出來，這有很多問題。一個仁者他固然救人很重要，救人的效果事先也要想清楚，如果說到井邊看看，既不了解井裏有沒有人，就算井裏有人的話，他也不管自己跳進去，能不能夠跳得出來，再說，跳進去能不能夠把那個井裏面人能夠救得出來，如果這個都不想一说的话，馬上就跳進去，叫作陷也，孔子說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如果這個人告訴他井有仁焉，甚至於井裏沒有人，只是欺騙他，欺騙他是可欺也，那個仁者一聽到有人要去救，那當然要去救，這是把他欺騙到井邊去了，這是可以欺的。一個君子對於別人講的話，不能夠什麼都不相信，總是要相信。可是相信他的話，這是可欺了。不可罔也，罔也的話，見到那

是一個欺騙的話，那就是罔，一到井邊一看的話，這不對了，他還要往井裏面去跳下去，這就是罔了，一個君子他除了講仁，有道德，他還要有智慧，有仁的人他有智慧的。他可以判斷，他作事情要小心，遇到實際的狀況，他要看清楚，所以是不可罔也。

這一章經過去雪公講到這裏，他老人家舉出《孟子》有一句話，孟子曾經引用鄭國的子產。子產這個人治國治得很好，他有一條魚、活的魚，子產是不錯，這個魚，叫一個人把這個魚送去把牠養起來，等於放生是一樣的。那個人拿去就把牠煮著吃掉，煮著吃掉就吃掉，回來卻告訴子產，那個魚一放到水裏去，開始的時候，還撲通撲通在水裏，跳動幾下，然後攸然而逝，看牠那個神情很攸然自在的就逝了，攸然而逝，這就是欺騙他的話。子產一聽，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子產以為真正放到水裏面去了，那個魚一到水裏面就是攸然而逝，跑到水裏面去了。就拿這個相似的意思來欺騙對方，所以孟子就講，「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一個君子你用那個相似的那種騙人方法，可以騙他，難罔以非其道，你要用非道、不合道

的來讓他作一些非道的事情，這個很難。

拿這個來講井有仁焉，就是這個意思。你可以騙他到井邊去，你叫他跳到井裏去，這個辦不到，一個仁者他有智慧，他辦不到。孟子講的那個意思，就像子產吧，那是騙他，騙了子產那個魚煮吃了，子產也不知道。孟子講難罔以非其道是什麼呢，就子產這一方面來講，他要把那個魚放出去，放生，他這個道沒有受影響，他的動機就是把那條活活的魚放出去，結果被他的佣人煮了吃了以後，這種殺了魚吃的話，與子產的道毫無損害，是這個意思。我們看現在的人，那些詐騙的人，他看見這個人很老實來騙你，看你願意作有仁德的事情，藉著機會他利用你來向別人家詐騙，那與你這個人的道德沒有影響。

這一章書答復了宰我這一問，宰我應該了解，仁者有時候會受人家欺騙，詐欺雖詐欺，但是我們在世間看的事情也不少，讀的聖賢書也讀得不少了，遇到任何事情，不能說遇到任何事情都不相信，任何人講的話都不信，那也不對。信是信，也要考察清楚，這個是過去雪公告訴我們的，學了這一章經，我們處在這個世間，一

方面我們要作功德，可是在作功德的時候，要防止人家利用你這個作功德的人，他來作那些詐騙的事情。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現在看二五零頁，君子在《經典釋文》裏面，有一種本子，古時候，沒有君子這兩個字。在這一個本子裏有君子兩個字，所以《經典釋文》裏面講，沒有君子兩個字跟有這兩個字，兩得，兩者都可以講得通。我們雪公老師就講到，沒有君子的話，孔子就是對他的學生講，有君子這兩個字，那就不單對他的學生了，對於一般人都用得上，也就是說我們讀了這一章經，就如同孔子對我們講的一樣。

孔子在這裏說，「君子」指求學的人，「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博學於文就是多念書，文，中國的文字跟外國文字不同，外國文字裏面是講文學；講文學，他就是把文章作得很美，就是現在講新的文學吧，根據外國文學講的話，講散文也好，講小說也好，寫這個戲劇也好，寫這個詩歌也好，叫作新文學，有這四大類。這四大類每一大類，它就是只教授學的人，散文文字寫得怎麼樣美，小說那個故事要寫得怎麼樣吸引人家，它就是講這些。中國文字不是，中國是文以載道。所以現在學外國文學的話，他反對這句話，反對文以載道。中國文字必然在文字裏面都含有

這個道。

所以中國的文字就是文以載道，最早的就是經書，五經都是文字寫出來的。所以孔子在這裏講的博學於文，就是要多讀經書，那個經書裏面把中國固有的古聖先王那個道都記載在裏面，博學於文就是要多多的念書。學了以後呢，《論語》一開頭就講，學而時習之，你讀了書以後，就按照書所講的這些道理去練習，那就是脩行。只懂得學問，把古聖先王之道也明白了，也會講了，但是自己作不到，不肯去脩行的話，那還是沒用。所以在這裏講，「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學的書念多了，就要照書所講的道理去實行，比如講這個道德仁義，就要脩道，就要脩養自己的品德，講仁講義都要學。但是這個道德仁義，從那裏開始學呢，孔夫子說約之以禮，所謂約之是什麼，書念得多了，每一部經裏面所講的脩行方法都不同，那要我們求學的人，脩道的人，把這些方法念得多，在理上面要能貫通，貫通理論之後呢，實行的時候，那就要從一門深入，一門深入就是約，把它簡化簡化，簡化到一個禮，從禮上面來脩行，禮學好了，道德仁自然跟著就學會了。

禮有形式，有內容。形式是一個人的待人接物、辦事情，都有一定的規矩。待人接物按照禮來行、來作的話，你在世間就不會跟人家結怨，不會得罪人。就自己辦事情來說，守著規矩，你辦事的效果非常好。作任何事情，比如現在，不論是講科學，作那一門學問，研究學問、作事情都有一定的計畫程序，程序不講，亂了，你的事情辦不成功。就是自己在家裏生活起居，你要有一個程序，你早晨什麼時候起來，起來之後應該作那些事情，然後一步一步的從早晨到傍晚，這整天的事情都應該有程序，亂了之後，那就顯不出一個作事情的效果出來，東抓一把西抓一把，結果是一事無成，這是形式。內容呢，講恭敬、講禮讓，這就更重要了，恭敬禮讓這就是禮的本質，本質上作好了，那個仁、德自然的就成就了。讓人家，人家的意見，我們一般人總是感覺到，人家說的意見，我們總是不如自己的意見好。但是要講究禮上面，你總得要把人家講的意見、人家講的道理，你自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不要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場，來否定人家、來反對人家，要站在人家那個立場，來想想人家的意見，這就是恕道。再說，遇到自己與別人有什麼利害衝突的時候，我們就讓人家，這也是仁恕之道、恕道。恕道作得非常自然了，仁就學到了，仁就

是根據德來的，德是人人都有的性德，德就是由道起的作用，所以孔子在這裏講約之以禮，這是求學脩道最扼要的一個指示。

能夠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博學於文，在這個道理上學得多了，能夠貫通，就佛法來講，他能夠大開圓解，這一部經跟那一部經講的雖然不同，但是你是一個大開圓解的人，就沒有不同的，都能夠圓融起來講，博學於文是要大開圓解。約之以禮呢，就是一門深入，必須大開圓解之後，你這個一門深入才有信心，才能夠肯這樣去作。在理論上沒有圓解，沒有貫通，你在脩持的話，人家在旁邊提出一兩個問題，你解答不了，你就被人家破壞掉。所以這兩者都重要，博學於文就佛法來講是大開圓解，就儒學本身來講，就是道理能夠吾道一以貫之，能夠貫通，這部經、那部經所講的道理能夠貫通，然後約之以禮，從這個禮上面一門深入，這樣的話，一個是博，一個是約，兩者都這樣學的話，就是中道，沒有偏。

所以下面講，「亦可以弗畔矣夫」，畔這個字古人注解有當反叛講，反叛是離經叛道，那個理論上沒有貫通，解釋出來的、所作的不如法，這就離經叛道了。另一

個字作偏字講。這兩種講法，雪公認為作偏字講好，偏字講，那是語氣非常平和，沒有偏的話，那就得其中道，這就是理論與脩持的工夫，兩者都不要偏廢，這就是中道。

學了這一章經我們知道，學儒當然要研究學問、要讀經，讀經之後要在禮上面去學，禮這個字涵蓋很多，形式方面教小孩子從那開始講，灑掃應對，就在這上面教小孩子學禮。灑掃應對怎麼樣待人，就從形式上面來教導，然後他逐漸逐漸體驗到尊敬人家、禮讓人家，這就學會了。從小孩子一直到成年人都要教，現在人的話，雖然成年，滿二十歲算成年，別說在成年的時候要教，成年之後還要教，作父母的，這個禮講是這麼講，真正學起來，裏面那個一層又一層的，作到一層然後往前再進一步，進一步然後又一層再進步。

恭敬人家、禮讓人家，從小、從淺近的講，孔夫子講的道理好在那裏，從淺處、人人從小孩子就可以學，學到成人的時候，也是從相對的講，敬人者人恆敬之，這個道理都聽得明白，聽得明白人家都可以作，但是你要作到最圓滿的境界，那你要

使工夫從淺到深處，一步一步，你淺處沒有工夫，深處談不到，小的利益讓人家都作不到了，很深、很重大的利益，你再教他讓人家，更辦不到。

孔子意思就是說，從小孩子以至於成人，從淺近的到很深的，深到什麼地方，深到這個深處就是印光祖師所講的敦倫盡分，盡分就是盡到自己本分了，那就不講相對的。不講相對，講盡分就是作到絕對的境界，那就是出世法了，那就是孔夫子在《易經》裏面所講的，形而上者謂之道，那就是形而上的，那就是道。就憑敦倫盡分，禮讓恭敬，就憑這個就能夠了生死、成就聖人。所以我們講《論語》，不聽雪公辦論語班這麼講，我們到那裏去聽，現在一般講都是講相對的，而相對禮讓一般人還不贊成，那我們生到世間來都要跟人家競爭，強調我為什麼要讓人家，人家就講這個理論，那別說要了生死，就是在世間不要跟人家結怨也辦不到。所以孔子講這一章經，我們要好好學。從讀書到脩行，從相對的到絕對，這才是能夠了生死、成就聖人。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下面二五一頁，這章經裏面問題很多，古人注解也各有各的講法，我們了解一個大意，有些地方沒辦法下決斷。孔子在衛國，衛國的國君那時叫作衛靈公，衛靈公的夫人叫作南子，南子這個人她這個能力很強，拿現在來講，她是一個女強人，但是她品行不端、不好，是這麼一個狀況。

孔子到衛國，衛靈公也知道孔子是聖人，也尊敬孔子。南子她也想藉著孔子聖人這種地位，來壯大她自己的聲望，因此她要求要見孔子。孔子當然不願意見她，結果，你到人家那作客，孔子到衛國是客人，人家女主人要求見，那只好見了，叫「子見南子」。這是簡單說，在《史記》裏面，在其他的記載裏面很多，記載的情況也不一樣。孔子見到南子以後，「子路不說」，這個說當悅字講，不喜悅、就是不高興。子路不高興，孔子就跟他解釋。

「夫子矢之曰」，矢這個字古人講解就多了，有當發誓的誓字講，有當陳情、

陳述的陳字講，有當指字講，有當直告、直接告訴講。在這幾個字當中，尤其古人當誓、發誓的誓講，但是雪公講，孔夫子對子路、對學生講就講，不必發誓，所以那些字都不大適合。雪公認為當直字講，夫子矢之曰，矢之曰那個矢一射出去，很直的就到目標上去，所以矢可以當直字講，就是說孔夫子就直接的告訴子路，告訴子路什麼呢，「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否這個字就很難講了，這個否就是南子要見他，孔夫子就不見她，意思說南子要求見我，我一定不去見南子的話，天厭之。天厭之。天古人注解，指的南子，南子就是厭惡我了，有人這樣講法。這講法有人考據，這個不對，這個講法，孔夫子恐怕沒有這個意思。再說，予所否者，我要不去見南子的話，天厭之。天就是指的上天，上天就來厭棄我，厭棄我什麼呢，使我這個道不能行，也許我去見南子，可能藉著南子，我也可以行道。

子路不說，子路也可能是因為他恐怕孔夫子去，南子是想借重孔子這種聖人地位，來壯大自己的聲勢。在子路看起來，也許孔夫子利用南子這個關係，在衛國可以作一個很高的職位，可以行道。雖然行道，但是道藉著這個關係去行道，這是不

直，不算是直道。是冤枉、是枉道，也許子路是這想法，但是是不是這個想法，很難說。所以老師在這裏說，難以折中，只可以闕疑而已。我們只能把古人注解，選幾種介紹出來，當時的事情很難真正的來下一個決定。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請看《論語講要》二五三頁，孔子在這裏說「中庸之為德也」，德這個字就是指中庸這個德，它「其至矣乎」，至矣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了，下面「民鮮久矣」，然而，民就是一般人，鮮就是少，少就是說，知道中庸這個德，到了最高的境界，知道的人少，這是一個講法。再呢，能夠求學、脩道、辦事情，照中庸那樣去作的話，也少，是這個意思。

把文字看過之後，我們往裏面研究。中庸這兩個字古人指出，漢儒鄭康成的注解，鄭康成的名字叫鄭玄，字就是康成。他的一種解釋，他說中庸是記中和之為用也，他的解釋把中庸這兩個字，中是中和，庸是用，是這樣解釋，庸者是用也。

另外，正式注解中庸的時候，又解釋，前面那個解釋是在另外一個地方解釋的，這裏解釋庸是常也，庸當常字講。按照何晏《集解》，就是《論語》有何晏，他把古人的注解都集合在一起，叫《集解》。他解釋是什麼呢，庸是常也，中和可以是

常行之德。常行這個常字是當永恆的意思，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中和都是常行之德，你要脩養中庸這個德，脩養中和這個道德，中和是常行之德。後來又加上世亂，到世間有亂的時候，先王之道廢，先王，孔子以前的夏商周三代都叫作先王。夏商周三代這個道，就是跟五帝來的，跟唐堯虞舜，唐堯虞舜之前，伏羲、神農、黃帝，就是古聖先王這個道。到了世間亂的時候，先王之道就廢了。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這個何晏解釋是一般人很少能夠行此道，行此道就是行中庸之道。能夠行中庸之道，不能說沒有人行，有，但是太少了。像這個少有人行中庸之道，這個不是在當前，是很久以來就很少人行中庸之道。非適今也，不是只在今世這個時候講，很久以前就是，孔子那個時候是春秋時代，還算是周家的天下，那個都是民鮮久矣了。因此中庸依照鄭康成的注解，有兩個意義，庸一個是作「用」字講，一個作「常」字講。用與常這兩個雖然都是不同的意思，但都是鄭康成注解，可以相輔相成。

首先了解中庸這兩個字的意思。中就是中道，在這裏講就是講中和。中和怎麼

講呢，中和在《中庸》裏面講到後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那一節很重要。前面《中庸》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你怎麼率性，我們一般人你說率性，一般人連本性自己都不明瞭，你叫他率性，怎麼率性，所以子思在那裏講得很明白，你就從喜怒哀樂，這是情，就在人情上面下手來用工夫，把這個人情能夠調和，喜怒哀樂就是情、就是煩惱，講佛法的話，要斷煩惱談何容易，先要把煩惱能夠伏得住。伏得住從那裏伏呢，就是從喜怒哀樂這些情緒來下手用功。喜怒哀樂不起來最好。就唯識學來講，喜怒哀樂有喜怒哀樂的種子、煩惱種子，沒有起來，種子在第八識裏面，它沒什麼害處在那裏，那叫作中。喜怒哀樂一發了，你是學《中庸》的人，也就是學道的人，你就把這個情緒，馬上就把它止住。止住，怎麼止住呢，中節，按照禮上面給它一定的節制，到了一種程度，就不讓它再繼續發。

這個工夫，雪公過去講的，喜怒哀樂心理一動念的話，學道的人自己知道，馬上把這個喜的念頭，怒是多半對人家發脾氣了，一發脾氣還沒表現出來，意識一動

的時候，馬上自己把它克制下去，這叫發而皆中節，以這個和，這樣待人接物不傷和氣。就自己來說，養成一片天和。養成一片天和，喜怒哀樂不至於一發不可收拾，喜怒哀樂一發不可收拾，對於我們人的心理、生理，都有很大的損害。所以就一般人、不學道的人來講，你要知道能夠養成這個天和，把這個喜怒哀樂不要讓它任意發展的話，你可以自己保持一個健康身體。再加上心理在那裏，別說是中節，就是不讓這個喜怒哀樂的種子起現行，這就是伏惑，伏惑伏久了，那就斷惑，它都是一步一步的，不是一步登天。它是講中庸之道、講中和，就是這樣的了解。

因此講中庸這個中字，中字是不要過分，也不能夠沒有到那個境界就止住了。沒有到那個境界止住，就是不及，不及就是沒有到達那個程度。過、不及都是偏了，所以講中庸之道，講這中字就是無過無不及。脩道，大家知道天台宗講觀心法門，講空、假、中，脩空觀、脩假觀，還必得要歸到中觀，中觀就是中道。在儒家這裏講中庸的中字，就脩道方面來講，不要偏於空，不要偏於假，就是中道。我們就研究學問、學道來講，也不要偏於專門作學問，也不要專門偏於用工夫。只偏於作學

問，不去練習用工夫的話，那個學問不實行，對於了生死，對於成佛不能入門的。只想我對於研究教理沒有興趣，我還是用工夫來學觀心，或者是我來念佛就好了，這個不懂理而去實行，古人善知識講得很清楚，那是盲脩瞎練，盲脩瞎練是脩不好的。必得要教理與脩行的工夫同時並進，解行並進，這就是中道。

中道就中國的古聖先王來講，傳授下來的，我們有文字記載的話，在《論語》後面就有，〈堯曰〉那一篇。堯把天下讓給舜的時候，有一篇交代的話，讓天下也不是那麼容易的，開頭〈堯曰〉篇講，「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最後是「允執其中」，允執其中，是要好好的把握這個中道，這中道中字很重要。這中道是堯這樣交代舜，舜後來讓給禹的時候，也是這麼交代。在〈大禹謨〉裏面講，擴充四句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是這樣。再往前面推，堯舜以前的黃帝，再往前面就是伏羲氏，伏羲氏畫的八卦，畫的六十四卦，就是中道在裏面。六十四卦每一卦都講二五相應，二五相應講的就是中道。

由這裏看我們中華文化，的確是博大精深。這種中道在孔子那時候，孔子就是

感嘆，民鮮久矣。孔子講這個意思，中道既是這麼重要，而且當時候，很多人就不知道怎麼個學法子，孔子還是勉勵他的學生，以及勉勵一般人學這個中道。中道這兩個字講是這麼講法，我們用在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社會上辦事情，跟人家相處，在家裏對待家裏的人，在社會上對待朋友，在機關裏面對待機關的長官，對待機關的同事，對待部下，都要中道，不能偏，辦事情更是中道。守住這個原則，用在脩行這方面，記住《中庸》裏面所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最後講幾句話，二百五十五頁後面就舉這個例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我們學儒家的學問，致中和就非常重要，「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位焉，天地，天定在天的位子上，地定在地的位子上，天要盡到天的本分，地要盡到地的本分，然後天地之間的萬物，才能生育、養育、教育，才能在那裏繁榮發展。我們個人的身體也是這樣，天地就是陰陽，陰陽要定位，陰氣陽氣要調和得很適中，白天應該活動就要活動，夜間休息就該休息。

根據醫家的書籍裏面講，一個人你晚間，過去農業社會，天一黑了就要休息，現在當然不是那樣，天黑了還有電燈在照明，跟白天一樣，雖然如此，最低限度你在晚間十一點的時候，一定要睡眠，十一點、十二點、一點、兩點到三點這個時候，對於人的肝臟、脾、胃都要休息，在那休養。你這一段時間還是繼續在那裏辦事情，在那裏傷腦筋，尤其那些不正常的人，到娛樂場所裏面，傷害自己，日久天長把自己的身體傷害，自己還不知道。這就是陰陽要調和，所以天地位焉就是陰陽要定位，這樣才萬物育焉，我們身體、心理才能夠維持正常。所以這裏講，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達道，一切都離不開中庸，都要講中和，這個儒家的學問跟佛家的學問講法是一致的。

我們大家果然在這裏面好好的研究，研究之後就照孔夫子講的話去自己練習，練習一個時候，你的效果就顯示出來了。效果顯示出來，你對於孔子講的話就有信心，就這樣脩養。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後面翻到二五六頁，子貢說，「如有博施於民」，如果有個人能夠博施於民，對於一般人所需要的，你就是普遍的施捨給他，凡是民眾缺少、所需要的這些物資、財物，都能夠布施給他。「而能濟眾」，濟是救濟大眾，濟眾比博施稍微窄一點，博施就是不管那一種人，都要普遍的施捨給他，這就是布施的意思，布施、普遍的施給他。濟眾呢，大眾有需要救濟的時候，你才去救濟他。「何如」，像這樣怎麼樣，可謂仁乎，這樣作的話，可以算得上是個仁嗎，是個仁人嗎，子貢這麼問。孔子說，「何事於仁」，這樣的話，何必講到這個仁，「必也」，一定要求作得到，就是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話，必然要這麼實行的話，就像「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乎，堯舜這個天子，天子是他的位子，但是堯舜都有聖人之德，有德有位的人，這是堯舜。你叫他這個有德有位的堯舜，這個天子，你叫他來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其猶

病諸，他還辦不到。這個病在這裏是不能圓滿，還有缺陷。諸是之乎的意思，是個擴充口語，堯舜其猶病之於，病之乎這是活動口氣。

下面再講，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你所講的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是不是仁，不能以那個解釋當作仁。仁是什麼呢，在這裏講己欲立而立人，在作人之道上面，在學道方面，自己能夠立得住，然後要勸化人家，也立人家。己欲達而達人，自己能夠通達了，而又教化別人，教人家通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怎麼作法子呢，下面孔子提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在淺近的地方取譬喻，這是學仁之方法。能近取譬是什麼呢，那就是講究五倫，講究父慈子孝，以至於朋友講信，這就是能近取譬，再講用禮都是。

文字我們看過之後，這一章雪公特地作了講表，我們現在看看講表，在二百五十九頁。老師先把孔子講的四句話，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四句話是孔子的學術四個綱領。先講志於道，道就是講我們人人都有的本性，這個本性在那裏，是無形的，它沒有形狀的。為什麼無形呢，凡是有形狀的，都把它這個體限

制住了，把它縮小了，有一個體都有邊界，都有邊際的，性是廣大無邊的，在《楞嚴經》裏面講就是「清淨本然，周遍法界」，無處而不是性，所以它是無形的。無形當然難懂，就講據於德，德是由性要起作用了，起作用先起這個德，德就是有相了，這是一個根。這個往下紮根是在內在的，還是在人人的心裏面。這還是難懂，這個德是性德，性德是什麼呢，從本性裏面起來這個德沒有變化，聖人起的德，都是性德沒有變化的。我們凡夫辦事、說話、作什麼事情，跟人家相處，當然都要從本性起作用，一起作用，這個德就變化了，不是明德，不是性德，是各人私心在那裏面，加進去了，這個德被染污了，不是明德，叫昏德，這是我們凡夫眾生跟聖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在這裏講的性德，它是往下紮根，它是內在的。這兩者還是不懂，講依於仁，仁是好懂了，仁是人字邊在左邊二人。二人的關係講厚道，對待對方都是講厚，拿厚道待人，這就是種子，拿樹來講，它是個種子。種子往上面生長，根往下面生。一上一下就是據於德與依於仁這兩者，德的根本就是往下植得愈深愈好，種子依於仁往上發展愈多愈好。這個仁是內外相半，它一方面往上生長，一方面它離不開根，這三種是原理，這是講學術，學術的原理就在此。現在學校裏面講

教育叫啟發教育，啟發教育怎麼啟發，就是把這個原理，道、德、仁把它啟發出來，這三者你要用怎麼呢，游於藝。游於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再加上百工技藝，這就是外在的，萬事大用都在游於藝。游於藝這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開頭就是禮，其次就是樂，用就在禮樂這方面。禮前面講的，講規矩、講禮讓恭敬，以這個禮來用在今天學校各種學科上面，每一種學科上面都有仁、都有德、都有道。所以外在的貨財，它包括有用，萬事大用就在游於藝上面，游於藝上面包括外在講貨財、財富。

先把這個講明白以後，子貢問仁，你看看，前面講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完全是講的財貨，拿這財貨來施給一般人民，他連禮樂還沒有講，只講財貨這一方面，孔子所以說何事於仁，你這個講法怎麼能夠跟仁相提並論。這個表後面還有，各位翻到二百六十頁。子貢舉問，博施、濟眾就是博濟這個意思，所舉的是貨財，都是外在的事情、作用。仁乎，問孔子博施濟眾這是不是仁呢，根據前面一分析，仁，理、體，再前面講道、德，都是仁的根本，仁就是從道德裏面出來的。仁是內外，一半在內，一半是作出事情來在外，那跟博濟不能夠合在一起

講。所以孔子所指示他的，到後來先分析事理體用，分析得很清楚，就是道德仁藝這四綱，其次結示、告訴他捨本務末之病，你講博施濟眾這是末，財貨的用這是末，根本是道德仁，你把道德仁捨棄不講，只講用這財物來救濟人家，用財物來布施人家，在學術上來講，這是很大的一種病，你是捨本務末。聖與堯舜言德位合者，聖是有聖人之德，堯舜他是天子有天子之位，堯舜他們有聖人之德，也有天子之位，德位相合，像這樣有德有位的人，其猶病諸，他們還作不到，你叫堯舜拿財物布施天下所有人，布施天下所需要救濟的人，你叫堯舜那辦得到啊？我們舉一個淺近例子，大陸上四川這個大地震，現在還是要世界各國拿財物來救濟他，專門靠中國大陸，他們自己能力還辦不到，還靠別人、外面的來救濟。美國，現在是世界最強盛的國家，它發生了大災難，也還要國際上其他的國家來救濟它。你拿這個來當作仁，不恰當，你拿這個來要求一個仁者，別說是仁者了，就是堯舜那個聖人，他也辦不到。堯舜有德有位的，你叫他博施濟眾，他都作不到。何況或者只是有聖人之德，或者只有天子之位，有聖人之德像孔夫子，沒有機會讓他作天子；有天子之位沒有聖人之德，像夏桀王、殷紂王都辦不到。夏桀王、殷紂王當然是不可能把這財物來

博施濟眾，孔夫子聖人他有心博施濟眾，他也辦不到，因為他的財產有限的。堯舜是有德有位，他也辦不到。

那應該怎麼呢，下面就是結示學仁之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的什麼呢，就是教人家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學道德仁，道德仁裏面，道指的本性，本性是萬德萬能。本性為什麼萬德萬能呢，真空妙有，本性它的體就是真空，但是萬有都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只要志於道，一明瞭這個本性的話，自己就有智慧，有這智慧要什麼有什麼。據於德，這個德就是從本性裏面那個性德，不要把這個性德變成自私自利，這個德就好，就據這個德。依於仁呢，這個仁還是從德裏面出來的，講這個仁，就是根據性德，性德就是根據自己的本性。你拿這個道理教化人家，自己先脩持，自己能立得住了，有所得了，你在同時候來教化別人，就是己立立人。再呢，己達達人。己達達人，行三才之道，《易經》裏面就是講天地人三才之道，以人貫通天道貫通地道，貫通天地。再講游於藝是什麼呢，游這個字很深的、徹底的，徹底的這個藝，雖然是禮樂射御書數，以及世間各種學問，講到

究竟最徹底的時候，它就跟前面道德仁都貫通了，所以把這幾個能近取譬，博文約禮，就是從這些淺近地方，能近取譬就是《中庸》裏面講，「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是什麼，就是我們作人，親親就是在家裏孝順父母，父母對待兒女的話，盡到父母仁慈的本分。從家庭裏這個倫理，到社會上長幼朋友，這就是能近取譬，這就是仁。這樣一分析，你看看，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純粹在財物上面來講，那怎麼能跟仁相提並論呢，仁是這樣學法子的。

好了這一章經講完了，各位在研究的話，你要往裏面深入的研究，一方面研究，一方面自己在家裏，家裏就是道場，跟家人相處，怎麼樣厚待對方，這就是學仁。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論語講要講記【雍也第六】

講述者：徐醒民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〇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論語講要講記：上論 / 徐醒民主講. -- 彰化縣花

壇鄉：雪明講習堂, 2011.11-

冊； 公分

ISBN 978-986-88256-3-5 (第6冊：平裝).

1. 論語 2. 研究考訂

121.227

100021407